

〈讓我們停留在口腔〉

1

幼稚園上刷牙課的時候我總是錯過。

有時候是請假，有時候是恍神，有一次是看著老師拿著一根大牙刷與口腔模型覺得十分可笑，這年頭誰不會刷牙？

直到爸帶著我與妹妹去看牙醫，口中的齶齒面對著整室逼供的器械，我被整室的肅殺震懾之時，依然踩穩了腳跟。

「你該不會不會刷牙吧？要跟你妹一起再學一次嗎？」

我點點頭，面對這個三重提問，不知道回答的是會還是不會，因為不知道他問的是疑問句還是反詰。

上次回鄉下坐在阿嬤家的沙發上，笑得太開心的時候露出滿口牙，看到我牙齒看起來薄薄脆脆，她總搖搖頭表示憂愁，說牙不好，晚年命運會不好。

我說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牙不好死得早？她說也不是，反正她老一輩就是這樣講。我後來想想，覺得也是，死得早的人哪有什麼晚年。

直到大學某次看牙，醫生說過我的牙齒跟其他人不一樣，琺瑯質特別薄，容易卡垢容易黃。大學時躺在診療椅上，我聽過助理拿著吸我口水的吸管，對醫生竊竊私語問：「她牙齒怎麼會這樣？」醫生氣音說：「基因。」

我只是躺著張嘴不能說話，耳力還是可以。但知道不是因為我刷牙亂刷一通才常蛀牙，反而放心些。以前是我爸怪我牙很爛，風水輪流轉，現在我可以反過來問我爸生這什麼爛牙給我。

阿嬤說奇怪我們大家的牙都好好的，怎麼就你這麼弱？

但別擔心，她安慰我說，你看電視上那些明星的牙那麼白，都是去把牙磨平像貼磁磚那樣貼起來，貼微笑時露出來那八顆就好了。你仔細看，他們偶爾露出旁邊的牙齒，牙齒都黃黃小小的。等你之後賺錢，再去弄你的牙。

十一點多坐在床上，刷過成瓜成串的搞笑影片，幾個聊天視窗，節拍不規律地輪流傳送發問與回答，我左頰的一根牙神經被撥動。

下顎裡面像是一片海洋，左邊上排當做天空的牙齒，釋放出一道閃電，悶雷響在齒齦裡。意識有些迷茫的時候，總是會把想像跟現實拌在一起，像麵條裹上醬汁一樣開始清醒著做夢，連續工作十小時之後尤其有效。

下班那時站在街口該往左轉進 7-11 買沙拉與雞胸，還是要走商店街吃個一嘴油香，想著要吃什麼耗掉最多心力，茫然跟著人潮過街，半個小時後帶著裝滿油炸食物的肚子，再拎著一杯紅茶微微微微懊悔走回家。

如果有一艘船正在口中航行，感覺到閃電逼近，他們便開始要收起一些帆，準備轉動舵來閃避，帆布看起來像是永遠不會拆洗，帶著黃斑與汗漬。

嘴裡吃進各種的食物與殘渣，無法乾淨到哪裡去，如果船上有人，他們應該是一群骯髒油膩的海盜。看《神鬼奇航》的時候我一直問旁邊朋友，海盜們為什麼不去洗個澡？

遙控器亂選，我看著世界十大大型動物介紹，才公布到第五名，就在還開著檯燈的房間裡睡著，連牙痛都忘得一乾二淨，隔天早上想起睡前忘了刷牙。

2

我口腔裡的那群海盜，熱愛週一，放假日是掠奪之日。

我像是一隻被寄生的肥肥大蟲子，搜刮各式好吃的，透過口腔為海盜們帶來源源不絕的多巴胺。

對於身上其他器官沒有太多意見，但對於口腔，我一直有著固著的迷障——牙齒藏著出身，而且還藏不住。

究竟是有人告訴過我，抑或是我每次照鏡子之後得到的領會？我總是默默觀察人們的牙齒，許多人露牙齒就減了分，不能露齒笑的笑，受了看不見的箝制，像是只得到百分之七十五的快樂，理所當然露出百分之七十五的笑容。

又大又白又胖，齒縫整齊，牙齒根部緊鑲在齒槽，牙齦沒有萎縮，感覺那樣的人是來自於有良好家風的家庭。爽朗率性的笑容，裝備升級，解鎖另外百分之二十五的快樂。

其間包含了階級，最大一部分是階級，但不只是階級。

包含父母的教育方針，即便來自於忙於工作的中產階級家庭，父母首重孩子的人品與健康，並且對於健康這件事有更加全面的體認，包含了牙齒這樣的小零件。矯正、塗氟、養成好的日常生活習慣，或是任何能夠補救的事，在孩子的幼年就先為他們鋪平道路與牙。

牙是出身，眼神是現世。穿過百貨公司的騎樓後往車站走，繞過蹲坐在路旁的阿姨，壓低遮陽帽的帽沿。沒有戴帽子的時候，眼神不知該往哪飄，才能不與她對到眼。

我不知道她真實的年紀，阿姨左手拄著拐杖，右手拿一盒口香糖，眼神中閃爍著懇切與願望，向人們點頭，局促的笑容在鼓勵人別怕尷尬，快來買口香糖，快！來！她看起來好像記得我，又好像怯於讓我知道她記得我。

我吃口香糖的速度慢於遇見她的頻率，包包裡還有上次買的，一抬頭她又在眼前，所以偶爾也會買了口香糖，進站後塞進垃圾桶。給她錢可能更方便，口香糖也是要成本的不是？但我從未將這樣的要求說出口，我知道口香糖對她來說意味著一些其他東西。

火車教會我時間有價，空間也有。如果沒有買到火車票我只能腿痠腳麻站三十分鐘到台北，有了椅子可以像個饒舌歌手對著男友嘰嘰喳喳，坐著加長跑車坐到下一站。

這樣以吃飯為名的出遊，讓時間的轉速變慢，從容起來便能發現忙碌時不曾體會過的餘裕。讓手機進入睡眠模式，客戶與老闆都不能吵醒我的夢，我休息的時候不要動腦，只依循本能回到口腔期。

必比登餐廳的煎魚卵酥香流心，嫩炒鮮筍放進口中，喀擦喀擦地咬，珍珠奶茶灌呀，我聽見海盜們歡呼著帶著脂肪往肚皮航去。

香檳飲料的氣泡從杯底往上飄，我端著千層蛋糕對鏡頭自拍，太開心了笑的時候不小心露出牙齒，看到牙齒不爭氣的樣子，或是牙根一道閃電又打來，就感到氣惱。這個為我消化世界的開口，在我吞食世界時還不讓人省心。

牙齒又在悶悶地痛，但我不說就沒有人知道，忍過又忘了。只有躺在診療台上，醫生才說，痛吧？牙根都腫了。我點點頭，祕密來到這裡都藏不住。

每當躺上診療椅，我都會想起教授 C。他喜歡在演講裡說起他的出身，他出身南機場的違建，幾塊木板拼拼湊湊就是一戶。當初申請到公費，放下孕中的妻飛到美國，向親戚借了一大筆錢，連行李箱都是借的就出發，泥濘裡翻身的勵志故事。

但年近六十的他在會議後餐敘後離職後還在憾恨，如果當初不是為了要趕回台灣賺錢還錢，留在美國任教，今天那些低頭看他的人就要仰頭看他了。

大學時當他的助理期間，最常聽他說要是早知道。但我出了社會之後有一次見面，有感而發地回應他，其實你的環境不會讓你早知道這些事，你的身邊沒有人可以給予你更好的建議，你用你的力量已經爬到你力所能及的最高。

從他的表情看來，我的話並沒有如意想中的安慰到他。

3

最後一次與他見面，已經是他離開教職之後。教授 C 褪去了教職，像老爺爺泡芙那個和善的老頭，我們去吃南機場那豬雜湯頭的米粉湯，他說滋味從以前到現在都沒變。熱湯下肚開了話匣，他說第一次意識到貧窮的滋味，是踏進同學家，檜木香的木頭地板上，他聞見自己腳臭味。

少年的自尊心使然，他早已懂得讓自己在同儕裡穿上乾淨的制服與鞋襪，他沒想過面對的是氣味這種無形的揭發，他狼狽地藉故告退，打開家門發現家裡是有氣味的，貧窮氣味像是色階，把他刷得比常人淡了一層，他發現自己只能奮發地讀書，才可能擁有彩色的人生。

他說他不知做過多少發財夢，做牛做馬一個月十萬塊養著一家人，房貸與保險，兩個小孩沒措學貸，太太是家庭主婦，發票沒中過幾張，別說發財了，開銷能打平就不錯。

「我如果有錢，你知道我要幹嘛？先植兩顆牙。」他自顧自地說。

我說你應該植牙讓他們措學貸，反正你現在出軌沒了工作，他們還不是討厭你，不如討厭到底，你還有兩顆強牙。他說我說話還是一樣沒大沒小，但算了，反正能說話的人已經不多。

原來沒錢弄牙不只是我的問題，也是教授的煩惱。

「這個洞太大不能補。」我就知道牙坑像個錢坑，坐進診療間，醫生告訴我爛牙要先根管治療，如果可以做個牙橋牙套最省錢，真的不行也只有植牙這一步。但是我的牙看起來快崩了，植牙可能性很大。

植牙有首購優惠嗎？給第一次植牙或是四十歲之前植牙的植牙新鮮人那種。我差點這麼問。即便再努力賺錢或是努力還清創業時的債務，牙齒美白或是植牙都還無法排入我的近程計畫裡。

醫生往我的牙槽填入一些藥劑，再鋪上一些類似矽利康的東西，暫時擋一擋。就像我在假日的時候往口中塞入許多美好的食物，暫時幫自己擋一擋生活中的各種煞氣。

「你花多少錢戴牙套？」我傳訊息問小妹。她說十五萬啦笨蛋，你每隔幾年就問我一次。出社會之後，我兩個妹妹都去戴了牙套。小妹說我下好決定就快做，三十幾歲，再等牙都要掉光了。

我說你阿嬤才牙齒掉光，每當阿嬤把假牙拿下來泡在杯子裡面，粉色的牙槽連接齒列像是被拆解下來的齒輪，也有點像實驗室的標本。還好阿嬤後來習慣用透明的杯子裝假牙，不然我常擔心自己沒注意會拿起杯子一飲而盡。

總也是這樣的時候她也心疼我的牙，叮囑我要好好照顧牙齒，說牙齒不好，胃不好，心臟也會不好。我以為那又是她從老一輩聽來的鄉野傳奇，Google 之後才知道是真的。牙齒不好咀嚼馬虎，造成胃部的負擔，而口腔殘餘的細菌也容易跟著血液輸送至心臟，成為心臟的負擔，各樣臟器環環相扣。

那麼她說牙不好晚年命運會不好，會不會也是真話？是不是因為終難逃脫出身帶來的設定，出身影響自我認同，自我認同影響性格，性格影響人際.....無論是聽天由命或是想逆天改命，終究還是會回到原初設定的路徑？與牙纏鬥的終結是人人像我阿嬤那樣戴上工整的假牙，倒也有一種殊途同歸的公平。

我倒沒有代入自己的人生，而是想起了教授 C，人真的有辦法抵禦宿命嗎？或說宿命的別稱是階級？或者每當我開心著往車站要搭上火車出遊時，那位口香糖阿姨單薄的身影，總像牙痛一樣襲擊了我。

昨天我將男友拉到一旁，塞給他兩百元，請他等等代我給阿姨。我不敢自己給她，我會不好意思，她也會。

他說這麼久沒買口香糖了，為什麼這次特別？

直到出遊回來的路上，我才回答他的問題。我說，你注意到了嗎？今天阿姨不賣口香糖了，阿姨開始拿著一個碗在乞討了，我覺得難過。

*

〈結冰、解渴、排水、沖洗〉

作者：陳柏煜

1

卑南語有四個母音：a、e（讀音婀）i、u。像四種鳥在子音的枯枝草莖中任意下蛋。也像白麻糬滾上糖芝麻花生粉彼此不沾黏在一起。第一週的功課：找出各母音出現在字首、字中、字尾的例子。比如，apuy、vulay、maca。（火、漂亮、眼睛。）比如，udung、puran、cau。（嘴巴、檳榔、人。）那金色眼斑在毛毛蟲身上前後移動。像吸管中的珍珠，我用嘴巴感覺它的位置。母音 o 在外來語中出現。過去的族人聽見那異樣的 o 是在什麼情境之下呢，o 會使訊息敷上特殊的情緒嗎？一個人的說話流露出過多近於 o 的發音會洩漏他的外來者身分嗎？馬戲團的吉普賽人帶來馬康多沒有的冰塊。

出生成長在九〇年代的台北，我沒有注意到自己生活在一個語言扁平的世界。在學校、在家裡，中文通行無阻，我用它學習、溝通、表達需求，我用它獲取認同、攻擊與防衛。小學的高年級加入了英文課，在那之前，我與我的同學多已在補習班先修了兩年；它不過是另一門學科。其時家用電腦開始普及，學校開設電腦課，教學如何架設個人網頁，使用 Office 與非常好色，我在這樣的漸層色中進入青春期。幾乎比同學與我的成長更快，電腦與英文向更低的年齡扎根，平穩而全面。然而這僅是讓一個語言扁平的世界加上新的塗層。在島的另一邊，卑南語分四種方言：南王卑南語，包含 Puyuma、Papulu 兩個部落；西群卑南語，包含 Mulivelivek、Danadannaw、Alripay、Pinaseki、Likavung、Tamalrakaw 諸部落；建和部落與知本部落，獨有他們的方言。

學習卑南語的第一堂課，老師會問：你是哪個部落來的，ulra i iyan nu dekalr？班上有來自南王和知本的族人。染髮的同學表情茫然，到了下一節課才和老師回報，我來自初鹿部落——大概是趁課間傳訊息，向家人確認了身世。我跟著滾滾來上學，自然就算在一塊，來自建和了；老師對原民台工作的漢人女生說，「妳先跟我學建和的話吧。」會這麼問，主要是避免初學的我們，把不同系統的詞彙與發音記混了。可是又不僅如此。你得先把「我在說誰的話」放在心裡。扁平世界的語言是表達的工具，同品牌的瓶裝水，哪一家 7-11 買都是一樣的，使用者自由匿名地登

人登出，「誰正在使用什麼語言」並不是問題。但卑南語的地域與人口很狹窄，老人家能從一個人的說話知道，「啊，這是來自知本的孩子」、「啊，這是建和的孩子」。我的課本上有一張地圖，標記了各部落相對的地理位置。我用紅藍黑黃的色筆圈出他們的方言。四個顏色清晰地簇立像小丘陵。學習語言的同時也要同時學習如何當個 **Kasavakan** 的孩子。

2

晚上七點是我和滾滾的會話練習時間。學習語言的第一階段，都有例行公事的成分：點開線上教材、嘗試閱讀、查單字、跟著老師的錄音複誦。像要煮一鍋咖哩，削胡蘿蔔、削馬鈴薯、削蘋果。我總是把這工作搶去做，滾滾認為那是我的貼心，可是我也確實喜歡，像某種作畫方式將顏色從靜物上刮除，蘋果由紅色而綠黃色，馬鈴薯褐色而白色，胡蘿蔔總是胡蘿蔔色。握著它們舒服的手感與消磨時間的幸福，完美地融合沒有分界線。削蔬菜其實也很像上健身房，只是前者把皮去除掉，後者把肉穿上來。

熟悉課文後，滾滾指派我念其中一方的台詞，開始會話練習，然後交換。大多時候還算順利，只有一次，滾滾做得太過火，觸發了我體內的「抗體」，我拒絕繼續練習。「為什麼你今天要怪腔怪調！」我說。滾滾覺得他只是更投入而已。生活化也好，情境化也罷。他拿起廣播劇女演員的架式：「**vi'as na kadaw, pularisaring ku pakirev.**（太陽炎熱，我的汗流個不停。）」聲線忽高忽低像一隻醉酒的蜜蜂。而我應該要接：「**niya, iculi diya kana himpu nanu saringan.**（拿去吧，用毛巾擦擦你的汗。）」但我被那個「演」的成分嚇住了。也因為對「台詞」不夠純熟，中間屢屢需要停下來看清楚，然後花更大的力氣撞進表演的狀態。當時我一時跟不上那高張的情緒，突然有一種被別人盯著小便的感覺。我說：「你這樣讓我很壓迫感，我念不出來。」

有那麼一瞬間，滾滾的表演讓我再度回到十歲。死不肯開口的我，身體僵硬，心裡發著抖。那是在伯朗咖啡廳上家教英文課，面前是蓬蓬鬆髮、戴小圓框眼鏡耐心的 **Brenda** 老師。平時我是十分喜歡 **Brenda** 老師的，甚至會求媽媽（我不好意思）將我喜歡的英文鯊魚讀本與打油詩拿給她分享。等待我開口時，**Brenda** 老師身上散發出一種混雜的氣味，現在回想應該是某種香水的後味與口腔芬芳的糖果或噴劑的綜合。我感覺她就像一朵花。一朵肉食性的花。

陪課的媽媽明顯有點尷尬，棉裡裹鋼地出聲催促。念一下就過去了，沒那麼「生死攸關」。她不知道，小孩子對被迫表演特別敏感，其實是出於不大能夠分辨現實與「暫時搭造出來的學習情境」，端出一個不屬於他或她的樣子，不但非常不踏實，更近乎欺騙；小孩子對黑與白的道德要求，特別敏感。另一方面，也有生物本能的

害怕：在英文如母語般流利的 Brenda 老師面前，我幾乎手無寸鐵，連造句的能力都沒有。雖然現在她是老師、我是學生，這也只能保證她不會張口咬我，不能消除一頭小羊面對猛虎的恐懼。

我的回話在不懂示弱的喉嚨中就像小羊一溜煙地跑了。「那我們就一般地念。」滾滾說。「'au ku, miinada u da danum? (我很渴，你有帶水嗎?)」

「ulra, 'au diya. (有，你先喝吧!)」鬆了一口氣的我是這麼回答善意的 Google 小姐。

3

夏天進入下半場時，翻譯詩集的工作也進入尾聲。一條條紫色與泥土色的底線筆記，提示哪裡已經多次耕耘；或許再一次也不嫌多。理想的情況是，在台北就把它解決，然後，泳池邊把自己脫個精光那樣，全心投入部落生活。但到了最後一刻，我還是把譯稿與卑南語的筆記本一起放進行李箱，扛上建和的後山。帶著這本美國詩人頗學院派的詩集，讓我覺得行李箱裡好像有隻扭來扭去的短吻鱷。（要是牠逃出去該怎麼辦？——屏東還真有一條鱷魚溪。據說是有一年水災沖毀了養殖場，流失的三十尾公母鱷魚，在東港流域開枝散葉，萬巒、萬丹、內埔、潮州都有目擊的紀錄。以前只要騎車過橋，我總會多看一眼枯水期河道雜亂無章的草叢。）這是無人知曉，屬於我自己的驚扭。印在紙上的詩，看久了還真的挺像填飽肚子趴著休息的爬蟲類，但畢竟不會咬人交配又產卵。那麼，把它說成一種錯誤的內餡，或許更合適。

我是一個來學習卑南語卻包著錯誤內餡的人。來自加州的英文詩，鯁在我的喉頭，和眼前爬滿蝸牛的射馬干山很不搭調，我幾乎是一邊護著它、當心它落跑，一邊假裝它並不存在。有一個晚上，獵人們在戶外撥炭火烤肉、煮水鹿肉湯，我躲在房間，東摸一下原文西摸一下譯詩，心裡充滿罪惡感，簡直像剛學會手淫而神情鬼祟的青少年。走出房間和大家喝啤酒（'au 是喝，cemekel 是專屬酒的那種喝），大家問我剛剛在忙什麼。開會，我說。

下午我們和 Cokim 姑姑約好，一起將滾滾寫的詩譯成卑南語。滾滾事先準備了濃縮稀釋的「白話版本」。實際的做法包含兩種工程：第一，加強因果關係，為特技般疊起來的句子，綁上穩固的尼龍繩；第二，對精省的修辭方法進行排水，讓原先隱沒的名詞動詞裸露出來。有職人精神的滾滾監工，連用來和姑姑開會的這份草圖，也不是放棄詩意、口無遮攔的「大白話」。扎實流暢的新版我立刻愛上。它讓我想到，自己翻譯英文詩遇上不明朗的句子時，也會採取相似的策略：將它重寫成

與自己能夠交談的語言。化敵為友。卑南語裡的敵人（'alra）經過一次重疊卸下武裝，變成'alra'alra，旅人。

我也想起小時候學英文，將 Brenda 老師口中的英文在心裡轉為中文。就像有個虛線的 Brenda 老師適時出現，一名分身，一名旅人。而我心裡知道這是偷吃步、是可恥的壞習慣，因此每當完成應答，我就急著把考卷邊緣的計算，把鉛筆線的 Brenda 老師擦個乾淨。直到進入英文系，當我對這門語言更加精熟、開始「能用英文的邏輯思考」之後，翻譯的橋才簡省成模糊的影子。但其實它還在原處，做為某種理解的停頓。就像樓房原地重建，我有時感覺，介於兩種成品之間的小窪地，才是待起來最舒服的地方。

4

姑姑說她想替部落老人出一本書。什麼樣的書呢？我們問。什麼樣的書都可以。老人希望看見自己的人生經驗、記得的故事，保留在書中；他們不時就問，書呢？書呢？

剛開始我以為重點在於語言與文化的推廣，於是熱心地提出細緻複雜的編輯企畫。後來聽姑姑感慨地說，去年又一位她常請教的 mumu 過世了，來不及看見我們醞釀的成果。不是盡善盡美的創作，我才明白姑姑想的是，讓他們看見。我以前沒有想過，書有這樣的可能。

過去部落進行過好多次調查計畫與文史採集。由於人力不足，團隊又各自朝向不同的目標前進，老人的話語，一部分寫進成果報告書，大部分封存在數量龐大、未經整理的錄音檔。就像對著一座沒有回音的山谷說話吧？我想像那些話語在小匣子裡撲撲拍翅、尋找出口，漸漸疲憊不堪而安靜下來。

聽了姑姑的話，我思考著表達知識、挖掘記憶、發出聲音，隱然存在著僵硬的方向性：擴張、向他人前進。可是老人們「書呢？書呢」的追問，說明那不盡然是給的欲望。我們對自己給出的東西仍有需求。我們需要和自己的話語相處。姑姑想出什麼的書呢？我開始想，說不定也能將自己收受的教導與見聞寫下來，回贈給聲音的主人。的確有這種可能。

幾乎就在我們打包離開的那天，秋天來了，隨著釋迦採收的結束，滿天飛舞的蒼蠅不知去向。一走出房門，我立刻想到「秋高氣爽」這句成語，也是它讓我注意到，蒼蠅不見了——那種感覺很難形容，有點接近開過洗車隧道的那一刻，日久累積的灰塵與水垢都不在了，隨之闖進心裡的是廣闊與不安全感。於是「秋高氣爽」變得像擦得太乾淨的玻璃，我暫時沒辦法享受它美好的一面。唯一留下的蒼蠅是捕蠅紙

上的死蒼蠅。它們都沒有聲音了。不知為何失去聲音似乎比死這樣的事實更值得同情。想了想，也許是因為它們任一的死，對周遭幾乎不造成影響，但它們的聲音會；聲音確實在改變環境。（當然不時會停附、或以魯莽的飛行撞擊我們，蒼蠅也有這種形式的存在感。）下山時，我在前傾、晃動的後座查單字。蒼蠅是 **ngangalaw**。飛行是 **muvi**。就在我查詢「聲音」要怎麼說時，一個例句出現在螢幕上，如此貼切說出了一個出神的時刻，就像坐在高速行駛的車上，近處的事物被拉成抽象的線條，而遠處的事物卻格外清晰：

uniyan ku ira angeangera kinger da duma Irengaw, malalup ku ira ultra diya cau mahuwaahu kani i nguwanuwayan.

（忘了所有的聲音，忘了所有眼前晃動的人。）

*

〈沙漠之春〉

作者：吳雨宸

濕潤的季風爬過洛磯山脈，陡墜成熾熱的聖塔安娜焚風，全力撲向南加州。拉莫那燒起了野火，直升機就在頂空盤繞，警消封鎖不遠處山徑入口，警告來車調頭或別道。

手機警報大作。

舉目所及只有裸岩巨石、乾草，和濃煙。我看得瞠目結舌。

「別擔心了，」泰說：「應該只是小範圍的。」他摘下太陽眼鏡轉頭安撫我，自己卻眉頭深鎖。

我們很快地轉入西側的道路，直面耀眼的大金色斜陽。直到切進山谷腹地，他才指了一下儀錶板，示意我引擎轉速在飆降，沒等我做反應，就猝急地拐了一個彎，流瀑一樣地把車泊進一家歇業的麵包店前。

距離我們的目的地，那個沙漠中的綠洲——他外公上個世紀中期，從西雅圖一路南下精選的避寒勝地——還有兩個小時的車程。

再過不久就要入夜，這裡將會陷入全然的黑暗；也許我們還算幸運，我在心裡盤算，大不了就睡車裡，至少眼前的商店歇業了，我們不至於被驅趕。

他拉好煞車桿、再次轉開引擎，要我協助規律踩動油門，然後一語不發地從車內的櫥櫃翻出工具箱，整個人滑進底盤檢查、丟出一堆沾滿油污的紙巾。

事情並沒有太多進展。

一個好心的路人經過給了附近汽修廠的電話，又急驅離去。但那不管用，「附近」是一個小時遠的距離。泰對著車子一口氣講了一堆碎語、煩躁地在手機上爬文、再滑進車底……我靜靜等他發作完畢，一把拉住他的手，幫他把陷進指紋裡的油漬拭淨。

泰愧疚又疲倦地倚在車門上，夕陽的下半輪已經埋進山的背面，對向聳立的單株白千層是這裡少數的綠意，其他所有的事物都陷入同一種被烘燥過度的小麥色澤。

打了幾家道路救援，都要等到明天一早；這時間、荒僻的谷地，業者大多不願意派員漏夜跋涉。回頭有一個小聚落，他說：「不然，冒個險，我們開車到附近的旅館睡一晚？」

我不會說不好。

兩層樓的旅社，木造門廊後面是一排整齊刷白的門。我們驚險抵達。

房間裡有一張大到過大的雙人床，鋪著怪異的楓紅色鄉村風床單。撇下換洗的衣物，我們跑到街上找吃的。

整個聚落幾乎沒有什麼人跡，店面大多打烊，好幾個粗獷簡陋的倉庫前，懸掛著大大的美國旗，我作勢舉旗擺出撩人甜心的姿態；泰在幾步之遙的地方撥弄訊號極差的手機找餐廳，像一個需要掌握全局的爸爸，想要看顧、卻疲於專注過度活潑的女兒。

●

泰的確有個已經兩歲大的女兒，大金色的鬚髮披在肩上，臉頰兩側掐著不對稱的梨渦，捲翹濃長的睫毛下是晶亮的淺棕色眼珠，和她媽媽長得一模一樣。在他們六歲兒子的生日派對上，泰的前妻翻出自己幼兒時的照片和我分享：「幾乎是同一個人，對吧？」

「這不可能！」我驚呼。

我幾乎是為了反應而反應，像是糟糕、緊張的小臨演，搶了幾拍把台詞囫圇說完，而且連肢體都過僵。我站起來，甚至不小心踢翻幾個堆在壁爐前的玩具，最後只能尷尬笑問：「是不是還有什麼工作需要幫忙的？」

我很感激泰前妻的友善，但我寧願她分派一些工作給我：分裝糖果、切宴客沙拉用的酪梨及番茄，或去游泳池畔的草皮布置餐桌。

待會會有一批幼兒園家長帶著孩子來，因此泰趕在派對開始前兩個小時抵達，為的就是不要讓兒子的壽星光環，分割了天倫時光。

進門的時候，泰的兒子直直地撲向他，泰熟門熟路地把兒子抱進內廳，和兒子專注玩起剛帶來的樂高禮物。

我和大家打了招呼，前妻的母親燦爛一笑，退開說：「我有點感冒，不方便和人擁抱。」

泰的兒子這時忽然奔向外婆：「那我可以抱妳嗎？」

「當然啊！親愛的。」前妻的母親揉揉他的肩膀，把他摟進心肝。

我知道泰在離開前妻家的時候哭了，兒子用長瀏海遮住半邊臉頰，皺著深深的眉頭，看著父親再度消失。

但我沒有辦法真正在意他的酸澀，我也哭了，一些枝枝節節已經開始割傷我，而我無法袒露地告訴他；反而只是握著他的手，附和他的情緒：「我很遺憾。」

我曾經沉迷一些感情破碎的電影，關在黑幽幽的臥室，一遍一遍地感受那些充滿錯失、懊悔與不甘的故事。而那些劇本最謎的地方是，總有某個朦朧無法定義的片刻，會讓他們恨過又饒恕、愛過又復燃。

當天晚上回到家，泰決定先看部電影再去睡，我選了史嘉蕾主演的《婚姻故事》；但泰說這不必看，故事並不怎麼新鮮，然後悶悶地去睡。

我不是故意要刺傷他，比較像是自己受傷之後，想要試著檢查和確定，那些朦朧無法定義的片刻，是不是還輕易地存在他們之間？



泰在洛磯山上長大，父親是搜救隊員，母親當時不惜拋掉家鄉富麗的一切，從都市嫁進山腰。「就跟你們現在很像，」泰的父親從書櫃夾層翻出一張西部地圖指給我看：「總得要有人跨越州際才能在一起。」

這些泰都告訴過我，包括他父親曾經短暫別戀離家。

我們是在三棧溯溪的時候認識的，山澗潮濕燠熱，深黑的衣裝貼緊皮肉，我們像兩隻錯落並行的山獸，踏跳拱天的巨石，沒有語言而心意相通。我們會花很長的時間一起到野地撩溪涉水、尋找出路，蹣跚地講著微不足道的新舊創傷。

我猜他在被群山包覆的時候最能敞開自己，因為那裡離最初的溫暖奶水最近。

我們的確跨越邊界找到彼此，但曾經在亞熱帶創造出的魔幻綺麗，如今卻漸漸變得乾燥枯竭。

拉莫那燒起來那天，我們在舊城裡找到一家半打烊的餐廳，牆上懸吊了幾串花環、聖母像、一張碩大的墨西哥地圖，以及除了川普以外的歷屆美國總統照。這裡凌亂且繽紛，桌椅的陳設讓我想起台灣最鄉土的辦桌宴會廳。

泰為我點了最地道的墨西哥豆泥飯，自己則吞了兩瓶啤酒。

強烈的乾熱讓我臉上泛起浮躁的紅疹，飯只吃了一半我們就回旅館，我把自己拖進燈光慘白的浴室裡淋了好多水，泰轉開無聊的肥皂劇邊心不在焉地滑手機，房間裡充斥著間歇的罐頭笑聲。

我把貼身衣物都洗了、吹好了頭。通常這種時候，我們應該要開始接吻，讓血液湧動，創造溫熱而激烈的肌膚之親；但我的電話響了，所有的事情都和期待出現斷層，而我早就隱約有預感。

姊打來說，阿公趕著處理資源回收的時候，豔陽下忽然半邊抽搐無力，送到醫院的時候意識混亂，甚至以為自己還在田裡，大吼大叫著已故的隔壁田農友，嚇壞大家。我說：「那我回去。」

「妳現在回得來嗎？妳最好回來。爸媽原本還不想讓妳知道。」

「我會回去！」那段時間我幾乎沒辦法和我姊好好對話，她怪我：「憑什麼什麼都丟著不管。」

我沒有要什麼都丟著不管，我跟泰說，我明天就回去。

電視傳來的噪音在房間裡鬧哄哄，讓我更加心浮氣躁，泰關掉一切，跳起來抱抱我：「寶貝，我真的感到很遺憾。妳做什麼決定我都支持，但妳現在回去，幫得上任何忙嗎？妳外公有那麼多孩子，我們是不是再等等？」

我知道他說「支持」的時候，有多麼心口不一。我怎會不理解，那種和對方家人爭取彼此的私心？

等了整夜，姊打來說，這中風就是將來要重新學講話，但好在行動無虞。媽在旁邊說：「千里迢迢的，暫時不用趕著回來。」

姊再自己打回來：「等我十一月結婚——」

「不用妳講，等妳結婚以後，我就回去。」

其實這不是一種輪流或交換、父母也未曾和我們討論過這樣的期待，但「總得要有人在父母身邊」的態度，我是認同的，只是不能忍受姊自覺比我更有一種離開的「正當性」。

隔天拋錨的車子進了廠，我們租了另部車，泰堅持一定要帶我到那個沙漠家屋。

他說當初離婚官司纏訟，前妻列舉他父母對幼兒的不良影響，阻撓見面，在法院觀察期間，自己也只分配到兒子的週末。而那個外祖父留下的避寒處，因為地處他工作室與前妻娘家的中繼點，每個週末就如此往返接送。雖然現在他們扮演回「朋友」，但這段路綿長曲折的山路，如今再走起來，「還是對前妻的殘酷難以釋懷。」

我說：「離婚本來就是這樣。」

「什麼？」他驚詫。

我重複：「離婚本來就是這樣！分手的時候，你還抱什麼友善互愛的期待？」

他忿忿地說：「妳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沒辦法正眼看他，一路無語。他亦然。

泰後來邀了前妻和孩子來沙漠共度週末，他示好說：「前妻是一個只信直覺的人，她信任妳，我看得出來。」他補充：「而且她說，女兒吵著要找妳。」

我和小女兒的確在短時間內就建立起綿密的情感連結，她對外界敞開，無懼探索，而我也樂於向她展示世界。

但我以為這次，和泰至少可以好好獨處、好好釐清這段時間各種凌亂的傷口。而我也無法說不，他們就要抵達。

我們一起用了晚餐，我沒辦法克制地想：他們原先就是一家人啊、說著一樣的語言、存在著排他的共同生活記憶。

飯後我們替前妻整理客房，泰問兒子想和誰睡，兒子拉拉他的手說：「爹地！但是爸爸可以跟媽媽睡嗎？像以前那樣。這樣我就可以跟你們兩個睡、妹妹也可以。」

我默不作聲，轉過頭去，眼淚不小心汨汨流下來。前妻微慍，但立刻圓了場，說忘了明天還有工作，必須馬上離開。兒子見狀發了極端的火，放聲尖叫大哭。

前妻把兒女都帶走，留下我和泰和狼狽的殘局。

「妳為什麼要聽一個六歲小孩的話？」

「妳太軟弱了！」

「還是妳覺得我應該回去跟她一家團圓？」

●

姊婚後我拖了兩個月才回去，有天深夜，她打來大罵：「妳都不跟家裡聯絡是怎樣？媽媽怕妳會去死妳知道嗎？」

嚴格來說，我偶爾會傳訊息回去說，美國很美、很大，我很好。但沒有人會相信這種空洞的鬼話。

我一回到家就立刻去醫院看外公，他興奮且能精準喊出我的名字，但也僅只於此；我從他那些肢體比畫和片斷的呢喃當中，拼湊出他還想說，出國前，還是他幫我們打電話叫車的，「這馬無法度矣！無法度矣！」

媽試探地問我，什麼時候還要再過去？我只是避開不談。

其實泰在我回程時，就替我買了兩個禮拜後的機票，但我進退維谷：我既無法扮演像泰母親一樣義無反顧的角色，也沒辦法馬上放棄旖旎的情愛。

我拖延著告訴他，我會回去，但馬上因為疫情而失約。沒有人會支持疫情期間的旅行，但媽媽還是再追問：「現在決定不去了？」我淡淡回：「怎麼可能剛回來又馬上過去。」她馬上接著：「對對對，又不是在出去『賺』的。」

我無法對這麼不堪的看法發脾氣。我理解她始終無法認同我，為何要把自己攪進一段這麼複雜的感情。

憤怒的是泰，他覺得被辜負背叛，我們糾纏了幾個月，終於因為邊境管制、相聚無期而被推著放棄早該自主斬截的關係。

有天泰忍不住給我傳了幾張照片：「沙漠一天下了以往整年的雨量，一夜之間仙人掌都開花了。」

我沒有辦法經歷那樣的沙漠之春，我只記得，那裡處處都是過度裸露且嶙峋的岩石山脈。

*

〈格列佛〉

格列佛從未知曉，有日會在澳大利亞西北部遭遇船難，也永遠不會知曉爪哇島上許多小人將他捆綁，讓他清醒後無法動彈而害怕慌張。

會想起「格列佛」這經典童話，是有日我陪女兒勞作時，突然在客廳地墊上睡去，兩歲多的女兒原本正在勞作，在我突然躺地睡去後，女兒跑去找正在廚房切菜的媽媽哭訴：「爸爸又在睡覺……」

自從發病後，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睡，不管是服藥後深深沉眠，或是大腦彷彿突然關機似地閉眼睡去。女兒好奇我總是在沉睡，儘管如此，她找到勞作的樂趣，用膠帶台撕起一段段透明膠帶，貼住我的身體，等妻煮好菜出來，我的雙腳已被膠帶黏在地面上。妻拿起照相機拍下這畫面，待我清醒後看妻手機中照片，我就像「格列佛」被一個小小人捆綁。

我突然理解，格列佛並非本來就是「格列佛」，只是來到小人國，相對於小人，他便一瞬間成為巨人。不知女兒是否明瞭寓言與現實之間的差別，無法理解她的爸爸在患病後，就逐漸變成一個格列佛。



在過去，還不是格列佛的格列佛如常吃飯、睡覺，陪大腹便便的孕妻與未滿兩歲的女兒在稻田間散步，直到妻腹肚中的第二個孩子耍賴，在妻腹中翻騰與旋轉。產期到達仍未出生，超音波顯示，腹中男孩身形巨大又調皮，安排剖腹前竟突然破水。清晨天光未亮，格列佛邁開腳步慌張送妻去醫院，婦產科醫生睡眼惺忪匆忙來到，戴上橡膠手套，手一探，發覺兒子的腳先探出產道。

清晨醫護不足，格列佛與護理師一起推著妻的病床，喀啦喀啦碰推入手術房急剖腹。而後，妻與初生兒子皆細菌感染，住院數日高燒，卻查無菌名來針對投藥。

那數日，格列佛陪著產後高燒的妻哭泣，在嬰兒重症病房來回。格列佛終於體會以往書頁上所寫，比方被連續馬拉松逼問數十小時之人，為何在脫離拷打後從此性格劇變。格列佛也終於理解，現實上如何堅強的人類，不管如何自我鍛鍊體能與意志，只要被連續剝奪睡眠，加上親人患病的壓力，便能產生難耐的身心不適……

接近四個月胎位不正的陪產焦慮，與產後住院的高壓不眠，出院後仍是無比疲憊的日夜顛倒生活，直到有天，格列佛在陪初生嬰兒過夜時突然作嘔，將馬桶當成傾吐苦處的對象。格列佛叫醒妻後便昏睡，等到甦醒後，伴隨意識而來的劇烈頭痛突然開箱，彷彿有個熱縮膜不斷縮小再縮小，大腦被擠壓成方形，被產線包裝準備陳列上架；彷彿外星人入侵大腦中控室，輕巧按下開關後，格列佛的視線開始倒縮又拉遠，昏厥不適感撞入大腦中，格列佛打開電腦，竟無法多看螢幕一秒鐘，臉書上的字彷彿動畫一字字跳出螢幕，撞擊眼球，格列佛緊閉雙眼，強迫關上螢幕，方才不被襲擊。

四周搖晃，大腦即是震央，四級，五級，六級，七級，不管是何種波段的震動，都讓格列佛難以站立，四周人類開始變小，儘管格列佛坐定椅子上，身體卻在後退再後退，格列佛發覺身體不斷放大，連手腳距離都失去判定，桌上水杯竟然拿空，格列佛愣著許久，因為失常，眼淚便忍不住從臉頰滑落。

經過檢查，身體並無損傷，看診再轉診，轉入精神科，醫生藥單上簡略登記MDD，三字英文代號縮寫病情「重度憂鬱症」，印表機嘰嘰咖咖喀喀碰，吐出方形藥單，藥物在小小玻璃窗口拿取，說明管制藥品只能己用不可害人，需要簽名三道，以示法律上的慎重。

病前的格列佛曾自己手工打造，以松木板將床板延長，把原本雙人床打造成超級三人床，好輕盈裝入一家的睡眠；病後，格列佛只要一聽孩子哭聲便驚醒，格列佛無處可去，只能躲入另一個小房間，清開地板上的雜物，擺放一層薄床墊，瑟縮著睡去。

格列佛以隔音黑海綿蓋住窗戶，窗縫陰暗透出微光，像是一個冬眠的洞穴。格列佛習慣將燈全滅，如受傷動物尋求一個安靜樹洞，格列佛試圖躺臥，瑟縮，大部分時候顫抖。

爾後的日子裡，格列佛發覺只有躺臥在黑暗中，大腦才會安靜下來，安靜到只剩腦鳴—— 咿——像天線接受來自於宇宙的密碼頻率；服藥後，腦中的呼喊減緩，格列佛深呼吸後閉上眼睛，試著將所有意識都沉澱，想像自己成為漂浮的鯨身，在某次被鯊魚咬一口，膨脹的屍身終於爆破，緩緩落入深海，被路過螃蟹啃食成為碎骨，橫躺在海床，被地層擠壓，在數千萬年後成為化石。

格列佛清醒後，眼底映入窗隙微光，睡眠藥物綜合著血清素回收藥物，暫時讓格列佛忘卻兒女哭喊如電鋸，正切割一棵大樹就要倒下；深眠讓格列佛忘卻昨夜大樓外飆車少年的催油聲，跑車轟轟隆隆衝衝衝，過往的轟轟鳴震都被藥物蓋住耳朵。格列佛睡醒後暫時成為普通人類，欣喜於尋常的格列佛，躺在床上看著普通尺寸的手掌忍不住微笑，只是半小時後身軀又不自覺開始長大，就要膨脹撐滿房間的空隙，格列佛便又閉上巨大的眼皮，躺賴床上無法甦醒。

或許因為格列佛身體巨大，每次起床都是一道難題，總是索性睡覺的關係，格列佛進食變少，先變瘦五公斤；服藥後，格列佛彷彿長出光合作用葉綠素，曬曬太陽吃些飯菜就變胖十公斤，他因此更加巨大，每次擠出房門便是艱辛的旅程，走在路上覺得隨時都會撞到別人。在格列佛的世界中，鯨魚變成大肚魚，可以用雙手輕輕捧起。事物必須重新定義距離，比方結帳，前方排隊超過一人，大腦中彷彿聲音催促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格列佛只能忍耐自己，害怕稍微用力一些，咬牙顫抖便會引發地震，超商展示架上的物品會落個滿地，這讓格列佛常常覺得對不起。

時間對於格列佛過於殘忍，瘦胖來回間，大腿出現橘皮組織。毛孔放大，像雨後打上水窪的漣漪。格列佛變胖後，總在馬桶上坐到腳麻，臉龐變得更蒼老，黑眼圈總是下弦月。經過多月病程與服藥，格列佛卻仍是拿空水杯，格列佛感覺自己是個沒用的巨大廢物，隨即流下巨大淚滴，滑過臉頰成為土石流。格列佛彷彿聽見塵蟎高興的歡呼，原來格列佛的眼淚夾帶皮屑，比什麼美食都營養好吃，格列佛是塵蟎開天闢地的盤古。

格列佛不想面對憐憫，斷絕網路，關閉臉書。格列佛規律吃藥，將各種藥錠，白色，粉色，圓形，橢圓，混入食道的瀑布流入胃底，格列佛便又昏迷，昏迷時間就是強迫休息，像大腦失去彈簧極限，彈簧拉長變成蚯蚓鐵線，只能編織出奇怪形狀的盆栽樹枝；服藥後，格列佛的意識像火車進入隧道隆隆隆隆，但隧道沒有出口，只有嗡嗡轟轟夢境。格列佛夢見自己是個平常人，吃飯跑步看電影，「尋常」對格列佛來說，竟是難以言說的美夢。

回診，格列佛將身體擠入窄小的診間，差點讓醫生擠到跌下座位，格列佛知道「生病」，才成為「病」，科學上說這是「病識感」。醫生安慰格列佛，爬上格列佛的手臂，輕輕拍著格列佛的巨大肩膀，儘管這鼓勵輕到像蚊子在叮，但格列佛很高興。

但格列佛覺得自己的藥盒太滿了，所以擅自減藥，把所有藥都剝半，然而這是不正確的事，減藥必須緩緩慢慢像蝸牛爬。不乖的格列佛的黑眼圈，一瞬間從下弦月變成滿月。醫生書寫快速，記載格列佛亂減藥，病歷像蜈蚣窸窣爬在小小張紙上，格列佛小聲囁嚅道歉卻吐出風聲，像小學生被抓到考試作弊一樣的羞愧。

格列佛好無奈，焦慮恐慌，失眠與嗜睡同在一個巨大身體上，他閉上眼睛，所有支撐都崩落，細碎落石掉落在回家路上造成塞車，格列佛明白每一步都十足沉重，過於巨大所以眾人小心翼翼迴避，最好繞過格列佛免得受傷。

格列佛發現，將電腦斷線後，他彷彿進行一場永遠的躲迷藏，還好，有一個朋友發現這個祕密，打電話來：「嗨，你還好嗎？」那天，格列佛將陌生電話接通的當下，格列佛窗前隔音海綿中有光線閃耀，或許是流星打入格列佛的眼睛，格列佛的淚珠想要把沙礫沖開的關係。

格列佛發現服藥數月後，身體開始縮小些許，雖然還沒有辦公室裝得下這麼大的格列佛，但是格列佛可以捧起準備上幼兒園的孩子，將她放入上衣口袋裡。雖然格列佛自從變成格列佛後，每一件上衣都變成緊身衣，口袋裡空間也不夠讓孩子當搖籃，格列佛知道彼此都有些緊迫，但是孩子願意陪格列佛曬太陽，都會讓格列佛覺得身體縮小一些些。

只是沒想到，一次諾羅病毒流行暢銷大熱季，格列佛全家患病，孩子上吐下瀉，就連巨大的格列佛都無法倖免，躺臥在鋪墊上，感受冷熱交迫，肌肉緊縮痠痛，格列佛第一次發現，只是躺著不動，就是進行全身冷熱汗交替的極限運動。

生病的孩子每天幾回嘔吐與拉肚子，孩子的頭部竟然變大許多——原來是身體變太瘦的緣故。格列佛一看孩子纖瘦的手腳便心酸，忍不住躺在枕上哭泣，淚水與汗珠讓枕頭成為雨林，格列佛總是送給塵蟎好多禮物。

格列佛輕輕捧起孩子，由於害怕孩子身體變得更小的緣故，格列佛總想，或許該起身做些什麼，格列佛將孩子放在胸前口袋走出門，格列佛試著散步，有時跑步，碰碰的腳步聲讓地板搖晃，不過現在大家沒這麼懼怕。

「那不過就是個格列佛嘛——」路人有時抬頭說，隨即又低頭做自己的工作。

格列佛的妻子在他巨大手掌上攀爬，爬到格列佛的耳朵旁輕輕說，要不要回來和孩子一起睡？格列佛鼓起勇氣，離開那個只有微光的冬眠洞穴。與孩子一同躺回大床上。看著孩子的熟睡臉龐，格列佛竟然快速入眠，原來孩子的臉也能如藥物讓人安眠。

經歷病症，格列佛終於理解，有些人類會變成格列佛，有些人則終身不會，而自己就是必然變成格列佛的那些；格列佛學會和小小人們和平相處，格列佛的身體便隨著時間逐漸再縮小一些。有一天，格列佛發現手掌再也撐不起妻子與兒女，也不再彎腰頭頂到屋頂。那天，格列佛有些感動，邁步出門去重新學習，用普通人大小的身體牽起妻子和女兒的手，懷中背負一隻酣睡的兒子無尾熊，原來能用小小的腳步前進，其實就非常過癮。

格列佛小心翼翼，享受常人的身軀，珍惜自己伸手出去能拿到杯子；珍惜耳際沒有人說著咿——嗚——的密碼耳鳴，其實格列佛對密碼沒有興趣，格列佛再也不看有情報員的電影。

妻問起格列佛，病程前後有什麼差別，格列佛想想，大概就是，在生病當下無法思索明天，病況較好一些後，開始能煩惱孩子學費。

妻子整理家屋，找到一個童話月曆，正巧看到某月份是格列佛的插畫——格列佛躺在沙灘上，四周全是拿著繩子的小小人。妻好奇，拿插畫問起女兒，知道那是什麼嗎？女兒想了想，輕輕對妻說：「他們把巨人綁起來——是要保護巨人，他才不會被大白鯊咬。」

格列佛不知怎麼，儘管只是在一旁聽著，竟因為女兒的童稚話語而開始搖晃，眼眶下起了暴雨。

*

〈 童仔仙 〉

我記得，有一個版本是這樣。那年夏天，母親穿著一身市場隨處可見最樸素的那種棉質寬鬆孕婦裝，大腹便便，緩緩移步前往正裝潢到一半的家屋現場。據她所說，那是監工。六月盛夏溽暑，我那極度怕熱的母親，竟甘願揮汗如雨，窩在木屑隨電鋸聲四散飛揚的施工現場，見證客廳隔板一一按照設計藍圖生成現在的模樣。噢，略有霉味的木台當時仍亮麗如洗。木工師傅手勢俐落明快地拋光，層層磨亮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新居入厝時，陽光穿透玻璃窗的紅紙，灑落一片豔紅。我還沒來得及習慣房間那股新漆的氣味，我妹就突然來了。甚至等不及我爸從外地工作崗位趕回，母親撐著豐腴身軀站定在講台，強忍腹肚翻攪間歇疼痛，等，那個遲來的下課鐘聲。（光想到每個月的子宮痙攣我不得不佩服我媽）也許有昏厥，總之她被一干嚇壞的老師簇擁著，手忙腳亂給送到醫院。推進手術房當晚，命運隨著我妹墜落人間，她沒有哭聲，嚇壞我們。無言以對，是迎向命運的初始。

自從妹妹出世，我才知道，每個人的時間軸有時差。有些人，看似過著與常人一樣的生活，其實早被遺忘在未曾前進的時間裡，像活化石，仍如常呼吸。說白了，不過是徘徊在十歲前後的狀態，周而復始，過著節奏如常的日子。

彷彿不那麼好也不特別壞，肉身有些細胞依然成長老去，她的身體時間無間斷往前，心理時鐘卻從來沒跟上節拍。旁人總是問她的心智年齡，大概三歲？五歲？或許十歲有了吧？提問者總未意識到問題本身有多荒唐，我們的肉身歲數或樹木年輪何曾探知靈魂感知？然而在世俗醫療制度裡，循環似的檢測就是如此安放我們的認知。依照「魏氏智力測驗」，治療師抽起一張卡牌，像童蒙教學後的考試；詢問她關於數字、顏色還有其他看似簡單，但我也不確定是否只能這樣回答的問題。醫院的診斷書像粗糙的解答本，我總抗拒接受它宣判妹妹的狀態，無論重度、中度還是輕度，生活的障礙怎麼會有等差？

因為腦中語素的缺席，她說不了太多話。又或者，總是說話的時候，我們接不住那些失序的聲符。只能在她憤怒的情緒發洩裡感覺到一種失語的沮喪。下垂的眉眼，可能掩藏了更多祕密。然而，這個秩序如此緊鑼密鼓的世界；失語，會不會反而是人生更好的狀態？

有時，我仍不免會想，怎麼會這樣？

人生苦難從來沒有什麼原因，突如其來。馬奎斯筆下，那只是來借個電話的女人早已幫我們透視醫療體系的荒唐；她一生最大的苦難，來自那一瞬間跑錯了地方。哪裡出錯了呢，我們的人生。是不夠勤快早起跑遍醫院，掛上已排定幾個月後的罕見疾病門診？還是上輩子做錯了什麼？可能我過早體會無解的徒勞，突然覺得不知道確診病名也未嘗不好。坦然接受某天你就是必然與她連上血緣之線，日子也繼續流淌過去。但終究是懷胎十月之故，我輕易越過的那些，卻緊緊牽絆著娘親。臍帶輸送的情感總比手足體己得多，橫豎跨不過的這道檻，像胎膜層層張開一道道幾世因緣的羅網，網住母親從現實掉落的心。螢幕上說法的師父們變成一根根浮木，苦海浮沉，看似每個漩渦都道盡你意外苦難的人生。我想起《封神》裡的哪吒，出生時生做一團肉胎，相貌醜陋而被父親嫌棄為討債鬼。父親總是在接受這件事上，比家族的女人們更遲緩一點。母親則從土地公廟拿回一本本善書，早晚絮絮叨叨，關於那些不在此世就在來生的冤親債主的追討與償還。

彷彿遙遠的神話。

哪吒也是不長大的，然而周圍親人卻苦不堪言。

那鍥而不捨，雙腳勤於奔走在廟宇間的母親，在念經、參拜與魚鳥放生的儀式裡，屢次展現她生命絕佳的韌性。我幾乎要忘記，在這個虔誠而原始的迷宮裡，她曾是一名國中老師。我一度以為啟蒙知識和宗教迷信是一條分向兩頭的路，然則生命不然，胡攪蠻纏才是人生實境。文明理性填不起某種無以名狀的無助罅隙，命運的深處需要有光，才能有希望。

一切驚魂還是來自醫院。

隔著保溫箱與透明玻璃，黑黑一團小粉肉球，緩緩蠕動著。那是我妹。醫生說她早產，胎毛還未落盡，頗類猿猴。

（往後某師父說她上輩子是猿猴轉世，而爸媽是惡質的養猴人，因此這輩子該來討債。那我呢？師父說我可能是一旁偷餵牠食物的那個憐憫者，所以日後的確每次我妹發怒都朝著爸媽丟東西，獨獨對我挺客氣。彷彿都讓師父說中了，這樣的前世今生？）

原來藍光可以去除黃疸，醫療儀器重新排組了我對色彩對比關係的認知，光照下，纖毛的色澤從黑裡透出肉色的微光。一張藍臉，讓人恍惚想起傳說裡的金絲猿，優於人類的靈長類，更多的其實是未知。彼時，我們還不曉得，日後每月餘為她刮除不斷生長的體毛，竟是一場日常輪迴。

日子過得慢一點，也好，沒關係吧，健康就好。我們都接受了這個事實。一直到她二十幾歲，青春少女，年華正盛；慢熟的果子未有戀愛煩惱，身子骨倒隨著充盈的血氣方剛，一日日精實起來。她停格的少女身體沒有月事，極少染上急症，像自足的無菌室。反而是我這個虛胖的姊姊，每一季天氣驟降，動輒感冒暈眩；每月受足女人病翻騰絞腹的子宮侵擾。

屢屢進出醫院、月月吞食藥草的我，和智能發展遲緩但身體強健的妹妹；我私以為這是上天公平的交易。

你選擇健康的肉身，還是正常的心智？

我們姊妹各得其一，已是完足，不然還想怎樣呢。我們終究是凡胎肉骨，無能完整。我後來無聊地發現，無論哪個宗教都暗示著，人為戴罪之身。人生有缺憾，是無法磨去的罪愆。或許我只是比別人更早一點體認生命的殘缺和它的不可逆瞬間，在我足六歲，剛上小學的時候，變成一個特殊兒童的姊姊，改變我一生的關鍵。

彷彿一切如常，但誰都曉得，一切也非常。

還是在那個儼然如新的大廈窩居。那天之後，母親開始述說各種自咎的故事。又有一個版本是這樣的。那年夏天，我媽穿著一身你所能想到最樸素的那種，棉質的孕婦裝，大腹便便走到我們正裝潢到一半的家屋現場。據她所說，木工師傅當時提議順便修整冷氣架。（她篤定，一定是那個關口走錯了檻）外婆事後說得信誓旦旦，家裡有孕婦怎麼可以大興土木？鐵則一般的禁忌。婦人懷孕，家裡千萬不能打釘。敲壞床母、驚擾胎神，就會生下畸形兒。我們觸犯了，鐵則一般的禁忌。

我對這個說法不置可否，如果是這樣，生物課還需要上什麼遺傳學？然而許多年以後，我也對人類用話語建構的生物學感到懷疑，到底一切誰說了算。意外可能是石頭裡蹦出來的吧。悟了這個無常，也就如常釋懷。悟空，原來是這樣。我無所用心地聽著母親訴說那每一個關於母性的禁忌，甚至不曉得爸媽是什麼時候才真正接受事實。可能是度過那個我抱著妹妹，隔著衣櫃聽見隔壁房爭執著誰要跳下去的嘶啞喊聲之夜；窗框被磅一聲摔上，彷彿一切沒事安靜下來，黎明之後，秩序又回到日常。

總是這樣。母女仨流浪在一家又一家有罕見疾病科的醫院，清晨六點排隊掛號。抽血，物理治療，早療，檢驗。好奇，驚嚇，尖叫，憤怒，哭泣。所有的歷程和情緒，一次也沒漏掉。母親是那樣堅韌的女人，硬氣，一肩擔起所有。答案等得太久好像也變得無所謂了，我仍然沒接到台大或馬偕任何一通關於送檢國外化驗的結

果。我妹的幾管血液究竟流落在何方，已然變成一大顆時空膠囊，悄無聲息，沉入大海。

最先發聲的醫院，最後對我們無聲以待。

沒有答案的人生，只能一步步走下去。

要面對的難題更在自身之外。

你曉得哪吒為什麼要大鬧龍宮？他天生就是個愛搞事的壞小孩嗎？讀了《封神演義》我才知道，他就是個孩子。天熱就下水洗澡，沒想到攪亂一池龍宮水。後面一連串莫名其妙的打鬥，不過都是因他防身自衛而起。可是社會卻說他叛逆。他是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大孩子。法律可以安放所有人嗎？我記得那時，妹妹的手還小小軟軟，我牽她去社區的溜滑梯。至今我仍清晰記得那些童言童語如何攻擊她非常人的外貌。一個眉清目秀的女孩皺眉看著她，一臉嫌棄和身旁的同伴私語：「矮額，好多毛，像猴子一樣的怪胎，竟然還穿裙子。」妹妹當然是聽不懂的，她只是想要有人能陪她一起玩；我來不及阻止她熱切向前踏進那個赤裸的惡意，一個轉身，她被旁邊的小孩一把用力推下去，幸好地上是軟墊，不見血，只有疼痛。我很生氣，要向那個小孩理論的時候，他的家長竟然瞪我，說我們是壞小孩，邊碎念拉走他的孩子，直說不要靠近我們。小孩的世界有律法嗎？如果規則都是大人訂的，大人走歪的時候，這會是個怎樣的世界？這是個怎樣的世界，人情冷暖，還是小學生的我已知道得一清二楚。小孩最天真，大人身上的善惡，如實投映出人性。社會，就是這樣的世界。猴比人可愛得太多，成為人類，何其扭曲。

十歲以前，妹妹把我拉近人性邊緣，直視它的深邃。心魔相生，對他人，也從自身，出其不意。在我大伯還在世的某年暑假，他曾帶我們姊妹倆去野溪玩水。我坐在巨石上，看著水底扭曲而蒼白的足，看著妹妹的紅色小裙浮在水面展開，像荷花。野溪之所以野，是因為岩石之下暗流潛伏。愈放鬆，愈危險。天熱水涼，妹妹小臉粉白，因快樂染上紅暈，灰撲撲的覆毛之下，藕色修長的雙腿擾亂了底苔，驚動魚群。莫不是龍宮有神靈來尋仇？沒人記得是誰先鬆的手，一陣強勁水流拉走了妹妹。從河流中段，像一顆肉球似的撲通幾聲，滾到了下游。遠方傳來母親的驚呼和求救。我無法分辨自己來不及反應的心思是漠然，還是竟然偷偷慶幸了一刻才猛然驚醒，隨著大人們跑到下游，看我那可憐的妹妹。

往後午夜夢迴，我曾屢屢逼近那個童蒙的黑暗時刻，想著，會不會那一瞬間，我感覺到某種姊妹心靈感應的，終於即將逼近那個令人想哭的自由？世人眼裡愚昧的肉身，怎麼能困住這樣一個澄淨的靈魂？假如當時那片裙真成為水中的紅蓮，會不會用一種形體的消失做為骨肉相還，從而度化了我們？

然而紅裙終究承接住妹妹的求生之欲。

而紅蓮，雙雙成為外婆與母親在佛壇之上，日夜供養的，執念。

*

〈洗事〉

手機叮叮噹噹響起來的時候，門外的洗衣機也剛好咚地一聲停止運轉。我翻個身，看群組裡仍在加班的同事傳來一排簡報和貼圖。

前幾週趕出來的報告被退回了。會議上，有大半討論圍繞在簡報第三頁，男女主角的星座血型設定。其他組編劇提出：「如果男主角是A型天秤座，根本不會對女主角動心。」

A型天秤座，那是怎樣的性格？我靜靜聽著同事細數每一星座的特質，好像更不懂了。如果流著不同型的血液，如果早生幾天，我就會因此說服不了你嗎？

和其他編劇碰面之前，我曾以為團隊裡全是編劇新手。面試的時候我把作品印給製作人看，裡頭甚至連一篇劇本都沒有，他是因為什麼原因挑選我加入？首次會面，他說我們公司要製作一齣情境喜劇，這個社會太沉悶了。

常錄影到深夜的同事日子也過得很沉，聚餐的時候她說起好幾次深夜歸家，將堆積成山的髒衣服丟進洗衣機，按了開關後倒頭就睡，隔日慌張出門，壓根忘記晾曬的事，再次想起來的時候已經經過一個日夜，只得重洗一次。「來來回回洗了三次，衣服竟然被洗破了。」她一臉不可思議。一個圓桶型，沒有任何爪子尖銳物的機具，竟然能有這般撕裂的力道。

租屋處裡的洗衣機，放置在走廊底端的陽台，即使我的房間和它之間，還有層層輕薄夾板隔成的許多房間，它仍然以聲音驅近，每晚隔著門板發出擊打的悶響。

我提著洗衣籃去陽台，將糾結成一團的衣服搬回房間，邊拆著衣服結，邊按下電腦電源，準備和同組組員開線上會議。前幾天主管說劇本的理想設定，是一對新婚夫妻的家常故事，但我們團隊裡甚至沒有人經歷過婚姻，那就像一個從來不下廚的人要編寫一本食譜那麼困難。

到職前的編劇課上，隔壁的女大學生舉手發問：「我想寫一個貴婦的故事，但沒有嫁入豪門，該怎麼寫？」全班同學都笑了，當時我對編劇這職業滿是幻想：午後提筆電出門，找一處日光溫煦的角落寫稿，即使稿債高築，仍有餘裕好好地吃一份正餐。然而現實卻是，晚上消夜時間，我們一行人在速食店會合，先派一個人上樓占位子，其他人排長長的隊伍，點一份能一邊吃一邊使用電腦的簡單餐點。速食店二樓坐滿自習的高中生，遠看像圖書館的光景，一走進，卻覆蓋一層香酥氣味。

餓了一整日，我們個個吃得滿手生香，等到談起正事，卻進入飯飽人痴的恍惚狀態，互相僵持消耗著。一會兒垂目思考，一會兒結結巴巴地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有時終於生出有趣的點子，卻發現難以執行，或不符合電視劇的架構。

繆思會出入這種人聲嘈雜，毫無文藝氣息的地方嗎？我們陷在座位中，好不容易告一段落，立刻搭捷運四散，回租屋處盥洗更衣，再繼續線上會議。

回租屋處後最要緊的事，是抱著裝滿盥洗用品的臉盆到浴室前占位排隊，浴室門口的長條沙發上，排滿各色塑料臉盆。臉盆等同於滷味攤的菜籃，可以充作排列順序的號碼牌，一人一盆，全員到齊才能進入。沒有排到浴室的人，趕緊去蒐羅髒衣服，或許還來得及在另一列洗衣機的隊伍中安個位。

臉盆卡位後仍不能鬆懈，需要時時刻刻留意浴室裡的人出來了沒有，有時一不注意，錯過了時間，後面一位立刻插隊溜進去，鬧得雙方不愉快。後來幾個謹慎的室友學會在長廊間聽聞水聲，快要輪替到時，就坐在門口的沙發上滑手機等待。

有時我會想，這麼細瑣的家常事，值得每晚這樣氣急攻心去計量嗎？然而聽見浴室門一開、洗衣機台一響，我仍又奔走去了。十餘個人共用一個空間，一個機台，暗地裡不免有太多種生活習癖勾結在一起。

我常趁著洗澡的時候將內衣褲丟在腳邊的盆子浸泡，等洗完頭髮身體，再從雪白的泡沫中撈出布料刷洗。此時是奔波後的偷閒時刻，在隱蔽狹窄的浴室裡，撈出一條沾了月信的內褲，也能結結實實地搓洗、擰壓，一陣子後水色轉紅，浴室裡的雲霓隱約瀰散著血的氣味。

已經忘記初次手洗內褲是什麼時候的事，只記得它占去我整個青春期中，許多個上學遲到的清晨——早過了應當出門的時刻，我仍然鎖在浴室裡搓洗髒汙，一邊咬牙切齒地回應著父母的催促。為什麼這些時刻特別難以啟齒呢？或許是布面上的痕跡洩漏了我不願面對的成長。

將內褲擰乾之後，還要排長長的隊伍等待脫水，若時間太晚，只能徒手擰乾，直接晾起。某次午夜我將衣服丟進洗衣機，鄰近陽台的房客立刻衝出來拔插頭以示抗議。

晾衣服的区域恆常客滿著，布料長長垂掛，要靠近洗衣機得彎腰欠身地走，否則便像走過一張簾子一樣地刷頭頂。有幾件衣物長年掛在陽台，經過風吹日曬，纖維鬆脫得像一張薄脆的紙，版型塌陷斷裂。它們的主人去哪了？我問了隔壁的室友，衣服是妳的嗎，她看著衣服頓了頓，說應該是前幾任房客遺留下來的。

洗衣機旁仍有兩桶衣物等待著清洗，我將一盆濕淋淋的內衣褲排在最末端。機台縮在角落發出低鳴聲，即將解體一般地搖晃，表面都是斑駁的刮痕。當初設計者為什麼要嵌一片透明的玻璃在蓋子上？真的會有人拉長脖子，觀測裡頭的水渦嗎？



工作以後，房間桌子上多了一張紙條，提醒自己每個早晨夜晚要登入公司網頁打卡上下班。每一週，編劇只進公司一到兩天，其餘時間幾乎是相約在外頭或線上開會。

久未碰面的朋友聽到這樣的工作模式滿是羨慕。她是節目部的助理，終日轉來轉去尋找道具，像生活裡永遠丟失一件物品。偶爾錄完影，錯過公車捷運的末班車，只能騎腳踏車回家。好幾次我在半睡半醒中接起她的電話，「巷子裡好暗，你繼續說話，出點聲音。」她將手機開擴音，放在腳踏車前面的籃子裡，於是整條街都會聽見我們一掠而過的笑語。

後來某次她說做不下去了，訥訥地說，「我的房間好像被公司占用了。」我只是安靜聽著，知道隔天她依然會去上班。

那陣子我們團隊的每一餐飯、電腦手機，也像是與工作共用，私人的部分全與公事交纏在一起。群組裡累積好幾份同事回收來的婚姻問卷，幾乎都是在會議中報告過，再被主管退回的。我們分頭進行更多的田野調查，看一部又一部美國喜劇，卻似乎沒有太大的幫助，編寫劇本的進度仍然維持著零。

某一日我在開會途中，收到朋友傳來的訊息，說人力銀行的網站上，仍然刊登著編劇團隊徵人的消息，這個團隊會擴編到什麼地步呢？後來主管提到這齣劇是台灣少有的生活情境喜劇，只要成功了，會有更大的市場要求和編劇們合作。我卻滿腦子想，再寫不出令人滿意的劇本，就會被替換了嗎？

●

開會隔天，把沾了汗漬的毯子拿去清洗，卻發現洗衣機咕嚕咕嚕發出奇怪的聲響，是排水功能壞了嗎？它愈轉愈慢，到最後幾乎是不排水地空轉著，前一個室友洗的衣服全濕淋淋地浸泡在水窪裡，她只好將衣服一件一件徒手擰乾、張掛。水珠沿著衣角滴落，整個陽台滴滴答答地下起細雨。

我只好出門，抱著一籃子的髒衣服和一把硬幣到樓下二十四小時的洗衣房，排隊等空的機台。

有人在洗衣機的蓋子上貼了故障告示，仍有室友不死心地將少量衣服丟進洗衣機。他按了電源鍵之後，機台掙扎著搖晃，接著燈號閃爍熄滅，無法接收任何指令，最後只能將插頭拔除。

比較勤勞的室友開始手洗每一件衣服。每個晚上，流理台邊擠滿了待洗的一盆盆衣物，他們將領口袖口噴上衣領精，再從櫃子裡取出洗衣板、蘇打粉、白醋和各式軟刷，複雜而精密地洗滌起來。

我的手機仍然在每一晚震動著，時不時螢幕就忽然亮起來，是同事們想到了新點子，或有一份簡報傳進來。有時在房間，有時在洗衣房，我斷斷續續地回覆、查收，有時零碎到忘記我們最初要編的是一齣喜劇。

某日開會回來，長廊底端傳來洗衣機運轉的聲音。是終於修復了嗎？恰好從浴室出來的室友說，舊的機台底盤齒輪已經磨平了，房東不願意修，直接替換新的了。

啊，是什麼時候不知不覺磨平了呢，新洗衣機的蓋子上也有大片的玻璃，我伸長脖子一看，只見到水中載浮載沉的衣服，與自己的倒影。

*

〈不散〉

傍晚，霧裡含潮，街燈沒有亮起，我覺得很怪。

經過擁有便利商店的十字路口後，一路彎進巷子，空屋旁的那盞，依然沒亮。更怪的是，空屋的門開了，卻內裡無人，一片烏暗。晚風雖然輕吹，但霧散不開，月光

又不明，只有流浪貓花花獨坐於屋前，看著我，可我不看牠，注視著敞開的屋內。沒有一點人的氣息。

才突然發現，屋前的那片鐵皮被拆掉了，流氓生前騎的摩托車也被牽至遠處，許是宗廟後花園最近整頓時，順手將其除去，以便工程進行。大概是這樣，也就不知怎麼，鄰里或工人進去過又出來，門卻忘記用鐵絲繫上，於是早已壞朽的門不管一室黝暗，兀自開啟，黑洞般，邊界以內結實地坍塌下去，什麼都無法得知。

包括流氓到底是怎麼死的。

其實是擁有隔間、生活機能完好的一間老舊平房，但是死的時候，屋內家具已寥落無幾，僅剩一張雙人大床，占據了客廳的正中央。地板堆滿酒瓶，帶著開過兩次刀的空胃，就那樣在床上躺了快三天才被人發現，原來已經死了。救護車來時，還以為只是像之前那樣，跑到馬路上齙牙咧嘴指著人車亂罵，因為妨礙交通而又被送進醫院，發生過不少次，於是大家不很在意。結果真的死了。

送到公立火葬場，匆匆做了幾天法事後，便火化了，屋子就此空了下來，無人看管，又經過兩次颱風，簷前鐵皮已然鏽蝕脫落，炎天無有蔭涼，雨日又不能擋雨，一直擺著也只是徒增危險，於世無益，拆了也好。無用的房子，門也索性不關了，開開的，一股濕潮味隱約散出，野貓並不進去，沿著空屋牆壁一路走向燈火人家處。內裡氣氛既不恐怖也無陰森，只是一直無聊乏味地暗著。

我沒有自己的房間，與母親、姊姊同睡一房，房裡窗戶正對著流氓住的地方，所以，應該知道才對。

偏鄉地區，整條路上住的仍多是同宗的遠房親戚，流氓即是其一，十幾年前將老婆小孩打跑後，便圈養了幾隻狗，閒來無事，罵狗打狗。以前尚有幾個友人、女人會來找他，可自從流氓開始自言自語後，也就漸漸絕跡。得了癌，開過刀，偶爾發瘋，工作是再也不能做了，有時來跟父親借錢，買了菸，兩人一左一右坐於廟前板凳上抽菸，母親說難看，深怕別人不知他們遊手好閒似的。

最後的那些時日，總數天不見流氓，房間窗外也甚少傳來罵狗的聲音，才從父親口中得知原來流氓常將錢全數拿去買酒，在家裡喝上好幾日。再出現時，人總見瘦，如此循環，喝著喝著，瘦著瘦著，就沒了。「他是鐵了心要喝到死的。」母親說，酒沒有人是這樣喝法，尤其是一個久病的人。

其實沒有人希望自己活著。他知道嗎？還是因為早就知道，所以才一心求死。反正是沒人在意了，這輩子造的孽也夠多了，死吧。

死吧，於是他便死在兀自佇立的大床，孤獨的島嶼。

迎面颳來一陣風，竟含帶微雨，路燈此時卻亮了，就著光，我直直朝一屋暗室看去，躺過死屍的床自是不在了，狗早被愛心人士牽養至他處，但這鬼地方，也沒有半點陰魂。

母親是相信有的，她認為我們這裡風水不好，祖上未積德，才會瘋的瘋、死的死，於是鎮日念佛，只盼早登極樂世界。早課晚課一次不落，重要節日還得去朝山，跟母親去過幾次，山上多霧，隨著朝拜隊伍三步一跪拜，心中雜然，只覺像是排隊緩步要去送死，便不想再去。

「你們都不去沒關係，反正以後我自己一個人去西方極樂世界就好。」母親生氣了，因為我們都不嚮往極樂，她很失望。也恐懼，平時若不懂念佛積德，我們遲早會跟這條巷子的其他人家一樣落魄離散，所以她長年茹素、勤於佛法，家裡的功德善田全是她一個人種下的，偶爾，她會因為責任太重、壓力過大而爆發開來：「你們都一樣，功德只有我一個人做行嗎？根本不夠，很快就會被你們耗盡了，再不懂得積德，惡報很快就會來了！」

始終都不太理解母親為何對極樂世界如此執著，也不懂我們家到底做過什麼傷天害理之事因而須受惡報，只知母親一生恐懼，唯恐我們家被沾染上詛咒。

陰魂總是不散。雖然我不太清楚所謂陰魂到底在哪裡。

為了減輕母親對極樂的重度嚮往，我盡量滿足她於俗世紅塵的願望。前三名的學業成績、研究所的學歷，考上高考領穩定的公家薪水，毫無掙扎地一頭游進辦公室文化與官僚體系裡，也不談戀愛，因為母親認為愛情都是孽緣牽引而來，到頭皆為一場空，於是我的周圍全是女性朋友，安全一如籠中之鳥。

但是母親依舊不快樂。

父親罹癌，兄姊工作尚不穩定也皆未嫁娶，或許，詛咒仍在，陰魂未散。母親一刻也不得放鬆安心，一下子擔心家人身體，一下子擔心家人工作前途、情場坎坷，但這些家人都不包括我在內。我是無須擔心與在意的，反正自小就是一路平穩乖順的小女兒，不用管，自己就會活得很好。

青春叛逆是何滋味，我不知道。只知庸碌地努力達成母親的每個所願，希望母親於現世裡能感到一點榮耀及眷戀，不要拋下我們，自己一個人去極樂世界。戰戰兢兢

兢，專注於順從之道，不去管錯過多少美麗風景，將自己包起來藏起來，話愈說愈少，往裡、再往裡地將自我塞緊醃漬起來，數十年如一日，就這樣一路來到三十歲，這種既不青春、想老去又會被嫌稚嫩的年歲。站在這個節點，我卻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又正在往哪裡去，只覺得疲倦。

「我都不知道妳在想什麼。」母親說，不只一次如此抱怨。

都是自己選的，這種不愛自己，也不會有人來愛的生存模式。奶奶在過世前的祝福之語不就早早預言：姊姊是「嫁好尪」，而我是「找到好頭路」、「孝順父母」。未來人生的養分裡是不需要愛的，只要會賺錢、懂得照顧父母即可，就算是沒出息的父親、一心只求極樂世界的母親，也是要孝順他們。奶奶是這麼認為的吧，所以才把我當成工具一般祝福著。

因為不受寵愛的緣故，乖孩子是不會平白無故就有糖可吃的，必須努力取得成績來討人歡心才行。但那麼世故，真令人厭煩。

曾經想模仿姊姊那樣，無論大小事都鉅細靡遺地跟母親一一細說。可當我試著訴說時，母親卻心不在焉，最後總是打斷我的話語、自顧自地說起與我無關的事來，幾次之後，便不再說了。我想我的話一定很無聊，或是內容太平板引不起別人的關注，或者根本，母親對我的事我心所想，本就一點興趣也沒有。總是這樣，既不贊同我也不反駁我，而是突然說起別的什麼來，偶爾想表達心緒低落，也總被母親以正面思考的話語打住，示意不用再往下說。於是我知道，她其實並不想聽我說話。

她其實也有點恨吧，為何運氣總只降臨在我身上，而不分些給其他兩個孩子？或是父親？

自從奶奶罹癌過世後，流氓也因癌而死，巷口的婆婆中風又患上失智症，最末戶的人家則是害怕這裡治安不好，早早搬離此處，整條巷子在幾年間快速凋零，無人之地荒煙蔓草，只剩下我們與流浪貓仍在據守。到最後，就連父親也得了癌症。

大概是覺得終究敵不過詛咒，母親也慫懶了，不再像以前那樣勤於法會與朝山，也甚少轉到佛教台聽講佛法，反倒開始追著電視古裝劇看，只要閒空，一齣又一齣地點選播放，眼睛、靈魂都隨著劇情的起伏而專注沉溺，就那樣看著，整副身心彷彿能從現世裡脫離出來，什麼報應病痛的，都可以不用再管。但也只是暫時的，電視關了，一下戲，憂煩復來，母親的愁容未減，又更添幾分厭世情懷，人遂顯老了，不散的魂魄與因果輪迴在母親日漸衰頹的眼睛裡也不得不淡薄起來。雖是那樣全心投入劇情，但往往看過即忘，俊男美女哪個是哪個，不太記得，只說那樣的癡情歡

愛只會在戲中出現，都是假的，然後又繼續不斷地一齣看過一齣，日日夜夜，什麼都是假的。

極樂世界的事情也很少再提，遠方沒有了想去的路，母親的心思頓失所依，只能依附在虛構世界裡的悲歡離合，那裡悽美燦然，不似現實裡的人生，縱是演盡離合情節，卻無味得很，徒留煩悶憂傷，沒有一絲轉圜。路那麼黯淡，燈又不亮，母親即使念再多佛，凝滯之霧依然散不去。

經濟重擔的位置易主，母親鬆懈下來，很多事情變得拿不定主意，就連買日常用品的牌子也要一一問過，這個家，不知何時，變成我說了算。母親漸漸老得像一個小孩，我也理所當然成為了她人生的倚靠，這個不是最疼、但終究最靠得住的孩子。我開始喜歡裝扮自己，包包衣服鞋子，總不滿足地買了再買，買了又買，穿在身上亮麗好看，覺得開心，但很快地，又不開心了，就再買，再開心，一直循環，無止無盡。其實是因為，不管穿什麼，都很難看。

我長得不是我想要的那個樣子。可是人生至此，已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大學時，有次好友談到，她的母親並不希望我們時常膩在一起，因為覺得我的個性陰鬱、又嗜讀思想黑暗的書，怕她也會被我影響，沾染上憂鬱的習慣。當時不覺怎樣，我們繼續是好朋友，她的母親也一直待我極好，我卻神經質地始終記得這件事：她的母親不喜歡我。不明朗的性格，以致時常拘泥於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事情只允許在自己心裡暗想，並不說出來，不喜歡讓別人知道，因為害怕別人知道後會更不喜歡我。人生之路堪稱順遂，卻不去看明媚的風景，只喜歡躲在滿室亡靈的空屋，將門門緊，密不透風，全身如怨婦般長出無謂無知的針刺，把全世界的陽光燦爛都刺走，如此安全，簡直萬無一失。

濃霧未散，火燒山的季節來臨，整個視線也只能往更模糊的邊界偏移。騎車沿著墳山，警察拿著指揮棒指揮交通，要我們依循指示繞道而行，山頭右半部已然焦黑，稜線之際尚有餘火，點點灰燼只能迎面而來。祖墳所在的這頭卻是安然無事，墳山入口處的有應公廟，屋簷上竟還裝飾著五彩燈泡，於闇夜裡一明一滅，散發出人工的彩光。奶奶生前最寵父親，連清明掃墓這種事都不讓他去，說是命格嬌貴，沖撞不得，所以都是最孝順的二叔同其他堂兄弟一起去。

印象中，這個祖墳父親只去過一次，還是在奶奶死後才去的，後來因為生病，就更不可能去了，祭祖的義務，自然落到哥哥身上，父親已然從一家之主的位子偏離淡出，真的如奶奶所願，一輩子都是閒人，富貴得很。總會有的，只要有那些拒斥世界、甘於牢籠的乖孩子們在，歲月就會靜好如初，安穩自在，歲歲年年。

風漸停，祖墳依舊穩穩地高踞山頭，可見福澤深厚，母親顯然是多慮了，有乖孩子在，火勢想必很快就會止住。

*

〈半個媽媽，半個女兒〉

她帶我坐公車，抵達吉林國小站，越過大馬路，走進小街，轉角口有個電線桿，釘貼「神愛世人」的標語，再經過公園，地上都是菸蒂。小麵攤掛著「油麵」招牌，隔壁做資源回收的阿婆正在堆報紙。她從來不牽我的手，任憑我安靜跟在身後，視線剛好望著她纖細的腰與雪紡紗裙襬，高跟鞋叩叩敲在瀝青地，若木琴迴音。猛抬頭看到一五九巷六弄的路牌，再彎進去，整排老舊公寓，狹仄缺乏日照。她熟練地轉動鑰匙開門，帶我走入她的房間。我努力記憶這條路，她的一切，想像《格林童話》裡認路的小白石，在月光來臨時，我會再度找到她，一起回家。

妹妹常問我，媽媽在哪裡？我們嘗試尋回那條路。小學三年級與一年級的姊妹倆，只帶著公車票，在同樣的站牌下車、經過電線桿、小公園、油麵攤，終於找到公寓按門鈴。一位睡眼惺忪的長髮阿姨來開門，我們說媽媽的名字，她愣半晌，直到我說出媽媽的另一個名字「玲玲」，她才回應，喔！她昨天出去就沒看到人了。我們可以在她房間等她嗎？阿姨說好，但是不保證玲玲回來。

媽媽的房間香香的，起初我們什麼也不敢碰，直到妹妹捧著衣架上那件她常穿的雪紡紗洋裝，半天不說話，我們才各自抱著媽媽的衣服，靜靜躺在床上。醒來時竟已天黑，桌上鬧鐘指向十點半。此時段早已沒有公車，我喚醒沉睡的妹妹，牽著她的手，按照記憶中的公車路線走路回家。沿途只能從消防隊大堂或尚未打烊的小吃店牆壁掛鐘偷偷觀望時間，十一點，十二點，我們走了將近兩小時，我的腳好痠，我想妹妹也是，但兩個人都不敢吭聲。

回到家，客廳燈亮著，父親孤單端坐門旁板凳，彷彿一開門就會跌入他懷抱。他問我們去哪兒？我們囁嚅地說找媽媽。找著了？找到了，她不在，我們睡著了。怎麼回來的？走路。從哪兒走回來？吉林國小。父親沉默半晌，深呼吸，說：「我差點以為要永遠失去妳們。」然後低下頭，我聽到他吸鼻涕的聲音：「洗洗手，睡覺吧！」

她住過天水路、赤峰街、南京西路……後來我才發現都是離六條通很近的地方。農曆新年前夕她會帶我們去百貨公司買新衣服，偶爾有陌生叔叔同行，她和他說流利的日語；母親節和中秋節，她會回家接受我們的卡片和祝福；每逢寒暑假把我們姊妹送到花蓮外婆家，月餘再接我們回台北。日子循環著，從我讀幼稚園開始，別人

有媽媽做便當，我的媽媽像仙女，節慶才會出現。她很美麗，美到鄰居伯母對我說：「妳知道妳媽媽和妳爸爸相差多少歲？三十歲！真是鮮花插在牛糞上。」

十二歲那年，我在外婆家跌入灌溉溝渠的小瀑布，沖擊力強大的水渦纏繞身軀，沉浮旋轉，睜眼看著水面翳光，捉不住任何依靠！瀕死邊緣，並不恐懼，只想跟爸爸再說一次話，他不是牛糞，他是世界上最帥最好的爸爸。話在嘴邊，說不出口，漩渦中只有寂靜，滔滔激流淹沒時間，淹沒愛。

當耳邊隱約傳來人聲，聽不懂的原住民族語，我以為這是天堂。有人把我扶坐起，搖晃我的身體，我勉強睜開眼睛，看見她遠遠走過來，像飛翔的天使，心想：媽媽！我們終於團圓了。我渴望向她微笑，說沒事，別擔心！然而她快步蹲到我身邊，伸手啪啪左右兩耳光，嘶吼著凌亂激動的語言，那意思好像是，為什麼不直接死了算了。她被其他人拖走，剩下我，清醒，更孤獨。

那次之後我不再那麼想她，拒絕去她去過的教堂。曾經我在花園裡跪求祈禱，用力掐捏自己單薄的手背肉，祈望母女連心，她感覺到我，和我一樣痛，願意回家團聚。溺水後，發現所有的依戀都是枉然，她的心不在，狂追也是迷路。

父親沒有再娶。生活簡單像月曆，撕掉上個月，下個月也類似，唯一的變化是我和妹妹長高長大，還有月經。我們失去手繪母親節卡片的童心，自己拿零用錢去地攤殺價買衣服。有時搭公車路過吉林國小，找媽媽的記憶淡淡翻湧，隨著回頭思望的次數愈來愈少，也就漸漸忘記回頭這件事。

直到，她突然出現在廚房裡，穿著拖鞋燒菜，布置花色窗簾，還幫我們洗衣服，連續在家裡住上一個禮拜，然後，她說要去買辣椒，又消失一個月。

有時她在深夜喝醉酒回家，先是亂丟東西，接著開罵。發酒瘋這件事令人厭惡，我們過去的生活很平靜，從未預料有媽媽的日子如此喧囂。剛開始我會頂嘴，她詞窮，只顧伸手打人，打我也打爸爸。為平息爭端，父親總要我下跪道歉，我順從過幾次，直到抗拒繼續向一個酒鬼屈膝。之後，我視她為魂魄，目中無人。我愈冷漠，她愈熱烈，將電話椅子全部丟向我，測試冷漠的底限。她總是泣訴自己多麼委屈，抓著我的頭髮，哭喊若不是為了孩子她不會如此。我望著天花板，忍受頭皮的疼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她要，就全部拿回去吧！

高中聯考徹底失敗，只有一所新成立的天主教高中願意收留我。頌讚聖母這件事，彷彿重啟她的童年記憶，部落幾乎信仰天主教，幼時即受洗的她，聖名也是瑪利亞。她的皮膚白皙，身材嬌柔，出現在家長會，修女見到她的第一句話：「妳是親生母親嗎？」這句話問得奇妙，卻對一半。她是忍受陣痛生產我的母親，也是在我

襁褓時離家出走，直到青春期才出現的母親。當時她強作鎮定，面露疑惑，修女解釋很抱歉，因為媽媽看起來太年輕。

她只比我大十八歲。她懷孕的時候，自己都還是個少女。

那段時光，三個少女會貼著一輛機車到南港火車站轉搭平快車去逛基隆夜市，只為一碗鰻魚羹。夜晚在小花園裡起灶，就地烤些香腸肉片，聊解她的思鄉之情。她在電子公司找到焊接 IC 板的工作，朝九晚五，溽暑放學後，我偶爾會繞過去看她，順便吹會兒冷氣。她幫我們做便當，隔天中午蒸過之後青菜變黝色，我覺得好親切，這是媽媽的味道。生活簡單到工作、上學、吃飯、睡覺，我們不曾有過家庭旅行，最奢華的享受是步行到街上館子用餐，熱炒幾道菜，沒有她做的好吃。一家四口，安穩過日子，平靜若永恆。

當我開始就業時，電子公司前進大陸，解聘所有女工。她才四十出頭，還是朵盛開的花，招蜂引蝶的花。

回部落蓋房子是個錯誤的決定。原以為好山好水，父親可安心終老，卻在遷戶定居之後發現，土地無法變更過戶，我們花光所有的積蓄，圓成華麗的違章建築。房屋蓋在山坡上，出入倚賴交通工具，七旬老翁猶如囚禁。她和年輕工頭傳出曖昧，又開始酗酒，甚至謠言嗑藥。父親右腳受傷化膿，直到我們返鄉探親嗅聞到腐臭味才發現，連夜帶他回台北就醫，糖尿病老字號，醫生說，再晚幾個小時可能截肢。

出院前夕，她翩翩來到四人病房，靠近父親，微笑說：「老頭子，我帶我們的兒子來看你。」我和妹妹正詫異，她敞開陳舊風衣，從懷中掏出一隻黑色博美狗，要小狗叫爸爸，鄰床的榮民伯伯和父親同樣高壽不踰矩，看狗像看戲，直到護士驅趕才結束。她轉身孤獨離去，這次，不是買辣椒或米酒，她帶著狗兒子消失近一年。

無論三口或四口，這個家像麻糬，可以捏，可以凹，靜靜安置不理會，總能夠恢復彈性，變回不圓滿的圓形。

她又出現在廚房，四菜一湯端上桌，青紅椒配色繽紛，還有紅燒牛肉湯。父親早已退休在家，想必是他開門讓她進來。用餐時她垂目不語，嘴角微微上揚，和牆壁張貼的聖母瑪利亞肖像有些相似。我們靜靜咀嚼食物彷彿含蓄禱告，媽媽回家了。她燒飯洗衣整理家務，照顧行動不便的父親，幫他洗澡，去醫院複診拿藥。日子，又回到撕月曆的恆常，那些沒人說出的記憶，一頁一頁，在歲月中撕去。

星期天我和妹妹固定回娘家，早晨她通常去教堂望彌撒，大部分時間會在中午以前回家做飯，偶爾還是會消失到傍晚。我們也不問，至少現在她回家時沒有酒味，這一點點週末的自由，留給她。

父親在睡眠中過世，太突然，禮儀師按照慣例請法師辦超渡會，不知所措的我們，跟著燒香念經。火化當天，族人說，父親是受洗的天主教徒，聖名保祿，在告別式禮佛之後，親戚們由大姨媽帶禱，獻唱〈奇異恩典〉。

她在那時候昏倒。

〈奇異恩典〉大合唱沒有中止，慌亂中她被扶至座椅，我瞥見她的塑膠拖鞋遺落在地上。

什麼時候開始，她的頭髮已全部花白，任憑身材臃腫？有時逛街看到雪紡紗洋裝還會想起她，她已胖得穿不下。外孫滿月餐會，她問我們在哪兒請客？跟她說明在某飯店「包廂」，她回應：「喔，現在你們吃飯都要『開房間』。」在日式料理店，她看著菜單上的「鮭」魚念「鮪」魚。從花蓮探親回來，她說舅舅現在投資買「冰箱」專門幫別人家的雞蛋孵小雞。

那曾經在六條通出沒，嫵娜嬌媚和男人說日語的玲玲，和老舊月曆上的胭脂女郎一樣，隨著時代消失了。她甚至把玲玲時期學會的抽菸習慣完全戒除。

「醫生說我的肺有黑點。」她說：「我在耕莘醫院當志工這麼多年，看到好多老人的晚年，我不想生病拖累妳們，所以就不抽菸了。」

我向她要剩下的菸，她一邊遞給我一邊說，這菸放太久，有點潮，妳還是少抽點！免得下一個男朋友又愛上年輕女人把妳拋棄。

我曾將婚姻失敗，中年失業，全部歸咎童年創傷，對她怨懟數十年，直到現在，同樣走過青春浪蕩，對愛情絕望，才有一點點懂得，她是我媽媽，卻更像我爸爸的女兒。十八歲就生孩子的女人，那個時候，也是不知所措吧。

「我有在為妳和妹妹禱告。」她說。

我想起念高中時，我們一起望彌撒，一起在花園烤肉，一起搭火車去基隆吃鰻魚羹。

「我是中華聖母堂唱詩班的，要不要來聽我唱聖歌？」

我沒有去聽她唱聖歌，自己到住家附近的教堂望彌撒。她知道了說要陪我去，還出主意建議我登記堂區教友，可以多認識些朋友；一會兒又改口，說我現在這種心情不好的狀態，還是獨來獨往比較好。

儀式莊嚴祥和，我靜靜坐在大教堂，聽神父講道，關於棄絕自我，愛與被愛。她在旁邊一直翻書給我看，指點我應該回應的章節，卻在答唱詠時將「聖父聖子」唱成「神父神子」。當神父念禱，請信友們舉臂手心向上，她突然伸出手，緊緊握住我的。

我的眼淚剎那間掉落。

她終於牽起我的手，這條路，我從九歲走到四十九歲，還是走到了。

在司琴的伴奏樂聲中，她大聲高歌天主經：「求主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領聖體之前，她特別叮嚀：「妳三十年沒進教堂，沒告解不能領聖體。」等到大家排隊時，她又改變心意：「其實妳出生就受洗，現在有來望彌撒，應該可以領聖體，讓天主保佑。」

我的眼淚又掉下來。看著她，輕聲說：「媽媽，謝謝妳。」

她轉過頭去，我聽到吸鼻涕的聲音。

*

〈孵化〉

我一腳輕輕地踩住板凳，左右稍微搖晃後，確定能夠穩固托住我的重量。另一腳大膽地跨上窗台。窗框邊緣長年鏽蝕，金屬色澤煥發著銳利感。我只能用手指謹慎地握住。雖然爬上來之前，手機的閃光燈已經關閉，我還是用指腹再一次稍稍滑動、確認。阿叔在一旁除了叫我小心，還不斷指著花台角落的那一盆爆竹花。爆竹花的枝條幾乎貼著整個遮雨棚向外伸展，整片右側窗台有一種過度發育的違和感。好像再繼續生長，世界就要失去平衡，翻覆下來。接著，我彎身探頭，站上窗台。順著阿叔的手勢，就在枝桠交錯的地方，發現了牠的巢。

巢裡原先的四顆蛋，已經有三顆孵化。公鳥與母鳥，似乎出門覓食。只剩下全身肉紅，眼睛一片薰黑，尚未睜開的幼禽。牠們似乎感受到我的靠近，紛紛直覺地張大嘴巴，等待餵食。我稍微撥動最上層的枝條，光線宛如另一個世界的薄幕緩緩攤

開。沒有羽毛保護的幼鳥，生命特別顯得脆弱易碎。我伸出指尖，惡作劇地慢慢靠近，試圖想像可能觸及的柔軟與溫度。等到快要碰觸的時候，又急忙將手指抽回。然後，我屏住呼吸，貪心地連按快門，捕捉牠們大嘴開合，身軀稚嫩交疊的瞬間。阿叔此時拉拉我的衣角，示意我趕快下來，免得公鳥與母鳥覓食回來。

我小心翼翼地離開窗台，往下踩著板凳。回到客廳，呼出一大口氣。看著手機裡拍的幾張照片，我抬起頭問著阿叔，牠們是什麼時候來築巢的？阿叔說這是他前天發現的。那個時候，他單純只是想檢查一下，我房間是否還有尚未打包的東西。沒想到就聽到窗台上的鳥聲。原先也不以為意，但順著那一盆爆竹花往上一看，就發現鳥巢。

阿叔喜歡蒔花，即便我搬走之後，窗台上的各式盆栽，他也不曾荒廢照料。我聽他講得口沫橫飛，自己卻刻意故作鎮靜。其實我也不知道該和他說些什麼，這麼多年來，我總是習慣冷冷地附和他。阿叔說我們這間老公寓，會有白頭翁來築巢，是好徵兆，尤其是在我們要搬家之前。仔細看著照片上的鳥巢，除了芒草穗和枯草相互穿接，隱約還可以看見些微的棉線和塑膠繩。看來在都市築巢，總是特別辛苦與無奈。

我上網查了一下白頭翁的習性。網路上說白頭翁雌雄鳥共同育雛，通常一季繁殖一到二次，一窩產三到四枚蛋，繁殖季節幾乎以昆蟲為食。幼鳥需要經過大約兩個星期的孵化才能破殼而出，再經過大約兩個星期的餵食，才可以出巢。這也就是說，大概兩、三個禮拜後，這一窩的白頭翁，就會從容地離我們而去。

阿叔看我沒有馬上走的想法，問我要不要吃一碗麵再走，我原本想拒絕的，但想了一下，還是點點頭。我問他需不需要幫忙，他笑著說不用了。接著頓了一下，看了一眼餐廳，又訥訥地說東西實在太多，可能要把餐桌收拾一下。我環顧整個屋子，沙發蓋上了防塵布。木椅整個倒放在茶几上。音響和電腦被移到角落。糾結成一團的大塊灰塵還半黏在踢腳板上。家具搬開後，露出的壁面，有一種被時光凍結的白晳。我很少仔細看著這個家的擺設。但當所有熟悉的擺設，全都位移後，我也忘記之前的樣貌。

我將餐桌上的書報和鍋碗，暫時移到地面，勉強挪出兩個緊緊相鄰的位置。阿叔煮好麵之後，隨手拿了兩本《空中英語教室》墊在麵碗底下。他一屁股坐下，好像濺起一陣陣漣漪，我下意識地挪動椅子，稍稍空出與他的距離。我記得老媽還在世時，每次週末我們總是一起吃麵。那個時候，餐桌上的話題，永遠圍繞著他們的日常生活。我只需要用我的學校趣聞，稍稍穿插在他們說話的縫隙，然後適時地發出笑聲，就好像可以融入彼此的生活。老媽走了之後，阿叔一直以為我是打擊太大，所以才變得沉默寡言。其實，我只是還在學習，如何不用透過老媽，和他交談。

客廳裡的電視嘩啦啦地開著，中午的新聞，好像相對容易充滿許多趣聞。他問我最近過得如何。我回過頭，視線幾乎貼著他的側臉，汗珠從他的耳廓不斷地落下。我隨便敷衍他，只說，一切都像往常一樣，沒變。其實，我心裡也知道公司的狀況大概就是要死不活的，能不能再撐個十年，實在很難講。不過，我總是不想去思考這類問題。阿叔絮絮叨叨問我麵會不會太軟？湯的味道還可以嗎？要不要再切一些小菜？我低著頭、嘴裡咬著麵條，另一手放下湯匙，向他豎起了大拇指。阿叔還沒受傷前是餐館的主廚，冰箱裡永遠有他預先熬製好的高湯、醃好的雞肉、調味好的醬汁。現在想起來，老媽那種過淡的飯菜，好像只剩下一種放學後必須回家的模糊感覺。

吃完麵之後，我又檢查了一下屋裡堆放的雜物，看到阿叔已經將要丟的和要搬的分成兩區。我的房間裡放的是要搬的，客廳裡堆的是準備要丟的。看起來，要丟的遠遠多過要搬的。我仔細審視客廳裡要丟的東西，發現裡面有一張很眼熟的折疊式躺椅。突然想起來，那是當年我聯考的時候，老媽從舊家帶過來的東西。我試探性地問那一張躺椅也要丟掉？阿叔不經意地回答，對呀！我沉默了許久，看著他蹲在一旁，拿著紅色塑膠繩，用力地綑綁一疊又一疊的書。我心中升起一股怒氣。這是他的目的嗎？新的家再也不需要骯髒與老舊的過去！我冷峻地對他說，這一張躺椅我想帶回去。阿叔鬆開塑膠繩，驚訝地看著我，反問租房的地方，真的放得下嗎？我堅定地說，可以。

大概是怕我們兩個人場面弄得太僵。阿叔連忙補充說道，那還是帶到新家去好了！我沒有堅持，我知道帶走老媽留下來的東西，並不能讓我攬住任何一段過去。我也知道，留下再多東西也不能夠拼湊完整的回憶。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總希望能夠一轉身，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觸摸熟悉的過去。

隔天，上班的時候，有些心神不寧。腦海裡還想著昨天和阿叔鬧彆扭的畫面。阿叔是我的繼父，但他是一個脾氣甚好的人，相較小弟，他從小就對我特別包容。我拿起手機，按了幾個號碼，原本想撥電話向他道歉的，沒想到他竟然傳了一則 LINE。那是他偷偷錄下白頭翁餵食的畫面。我點了進去，影片裡公鳥看似在旁警戒，母鳥則叨著食物，反覆放入幼鳥口中。纖細活潑的聲音在枝葉間流動，隱約像是季節裡繁衍的節奏。然後我瞥見巢裡有一顆還沒有孵化的蛋。我回傳 LINE 問了阿叔那個蛋是怎麼回事？阿叔送了一個兩手一攤的無奈貼圖。接著又 LINE 我，希望下班後，回家一趟，順便買一盒麵包蟲。他說，最近天氣不好，找食物應該會比較困難吧！

晚上推掉了同事的聚會，一回家就和阿叔兩人把麵包蟲放到裁剪好的牛奶盒裡，然後拿到鳥巢旁。大概是生物防衛的本能，白頭翁父母看見我爬上了窗台，就像發瘋

似地連環攻擊著我。我的雙手被啄了好幾下，受不了，只好下來。換阿叔上去，他動作放得很慢，並沒有直接踩上窗台。他眼角瞥視在旁警戒的白頭翁。然後，把手中的麵包蟲舉高，靠近鳥巢後，母鳥的叫聲變得尖銳，接著又緩緩地放在花盆旁邊。他說，如果這對白頭翁父母，防衛心沒有這麼重的話，應該會看到我們的善意，那麼接下來的日子，就可以省一點力氣吧！

回到客廳，阿叔突然又想起了什麼，走向房間，拿出一個保鮮盒。裡面鋪滿了衛生紙和樹葉。我看了之後，驚呼一聲。那是一顆蛋！他解釋說，早上他在錄影的時候，發現母鳥刻意地把蛋推到巢的邊緣，後來趁他們外出覓食，他雞婆地再把蛋推回巢中。剛才我回來之前，他發現蛋又被推到了邊緣。他擔心母鳥已經放棄了那顆蛋，想想還是拿下來好了。他問我，要不要想辦法把它孵出來。

對於阿叔的想法，我感到不可思議。但又覺得挺新奇有趣。於是上網查了一下蛋孵化的幾個條件。網路上提到，蛋要孵化完成，必須要有一定的溫度和濕度。蛋無法孵出來，有可能是母鳥沒有專心孵蛋，溫度不夠，要嘛就是蛋不小心被翻動，當然，最有可能就是沒有受精。於是，阿叔和我小心地把保鮮盒移動到一個五斗櫃上，再把早已封箱的夜燈拿了出來。夜燈的光調成了不刺眼的睡眠模式，此時蛋上的每個紋路都被妝飾得異常柔和。

隔天，我又買了一盒麵包蟲回家。這一次，沒想到小弟也在。他和阿叔兩個人輪流裝水、換麵包蟲、拍照。我一個人站在門邊，看著狹小的窗台裡，彼此幾乎沒有任何迴旋的空間，但他們的每個動作，彷彿不需言語，就默契十足。

折騰了一陣子，阿叔和小弟洗完澡，各自拿了一張塑膠圓凳，坐在電視機前。阿叔說今天到新家，看了一下裝潢的情況，再過幾天，真的就可以搬過去了。他說，我喜歡看窗外，特別留了一間有陽台的房間。聽到阿叔又特別提起房間的分配，我很率性地對他說，不需要。我已經租了一間房。而且，說實在的，買房子的時候，我半毛錢都沒出，不是嗎？阿叔不置可否，反倒是小弟，問我這個禮拜天搬家，會不會來幫忙？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是當然。

這是當然，白頭翁經過一整個禮拜，不知不覺，身軀已經看不見黑色的毛囊。整張翅膀長滿了羽毛，鳥巢再也容不下一家五口的身形。但我還是維持先前的習慣，每天下班，都會特地繞回家，看看那幾隻鳥的狀況。小弟為此還特別借了一台動態攝影機，架在陽台的後方。我們每天看著他剪輯好的片段，只要幼鳥身軀發生劇烈的變化，都會不由自主地讚歎。突然張眼、長出完整的羽毛、振動雙翅，這些好像跨過某個時光的陷阱，從容發生。

搬家的那一天，整個工作持續了一整個早上。我趁著搬家工人進出的時候，一個人走到夜燈前。保鮮盒裡的蛋還靜靜地橫躺。小弟後來突發奇想，決定要用氣泡紙，好好地填充每一個空隙。他說這樣比較容易保溫，再也不會晃動。我關掉夜燈，小心翼翼地將保鮮盒蓋上。然後又放到一個紙盒內，確定能夠平穩地放在提袋裡。然後，搭乘最後一輛車，來到新家。

新家比起想像中更加地光亮，地面的石英磚，無縫地貼合成一整片無瑕的鏡子。沒有泛黃的壁癌、沒有行將脫落的壁紙，空氣裡還可以聞到剛粉刷完的漆味。這是全新的味道，我心裡默默地記著。接著，我拿出保鮮盒，將它放在茶几上。阿叔、小弟和我，看著盒裡的蛋，紅灰相間的色澤，靜靜地被透明的氣泡紙圍繞。它的世界好像被濃縮在生命起點上，做著遺世獨享的夢。父母、兄弟，再也不會有人記得它。我銳利地注視蛋殼上的某一處紋路，彷彿看見了一道裂縫。然後穿過那一道裂縫，我發現裡面有一隻羽翼未豐，尚未長成的白頭翁。蜷縮成一團，然後，安詳地睡去。

*

〈結婚座〉

我的辦公桌，是一組長形的雙人座位，與其說書桌，卻更像火車、客運、地鐵的運作形態，凡是坐在隔壁的同事，短至三個月，長達兩年，都在中途紛紛拉起響鈴，靠站下車，離職或結婚去了。她們的打卡出勤表最終成為一張單向車票，毫不留戀地棄置在公司的紙類回收桶。

會計小姐叫這個位置「結婚座」，每有新人報到，便阿姑講史般敘述歷代順利出嫁的女員工，接著喊出自以為得意的口號：「下一站，幸福！」

蘋果是此刻坐在我隔壁的新人，說起來也約莫有半年左右的時間，細心的態度讓她相當順利地通過試用期和考核期；而她的臉頰，不知為何總是無時無刻散放粉紅色調的光采。

我和蘋果常共度午餐時間，公司附近有家餐館叫紅樓，裡面卻一個女性員工也沒有，清一色穿著背心汗衫的年輕男子們端送小菜和湯碗，挺著大肚臍的老闆從廚房走出來，光禿頭頂，虎熊之類的動物腰背，他揮舞菜刀，用粗糙低沉的嗓音叫我們自己找座位，蘋果抖著手推動木頭椅子，而我站在門邊踟躕不肯入座，暗自以為這家店是否遭到強盜搶劫。

幾次，我想起店名和員工的不協調感而噗哧發笑，蘋果問我笑的原因，我表示紅樓裡面至少該有林黛玉那樣一臉素淨的老闆娘吧，她聽了以後說我思想太落後，紅樓為什麼一定要配女員工呢？也有可能是小三薛寶釵捲款潛逃，老闆娘離家出走，導致賈寶玉頹喪發福、無聊度日，最終移情轉性，搖身一變成為專門招攬猛男的中年歐吉桑。

80 後出生的蘋果，短短五分鐘內改寫了我母親、母親的母親那一代視為經典的愛情故事。

我們還為小三究竟是寶釵還是黛玉爭論整個下午，她認為第三者的真正定義是在感情關係中不被愛的那一個，被排除在愛情的範圍之外，即是小三。她定格於空中的雙手，妖魅地指點戀愛迷津，而我隱約覺得和蘋果共事，似乎是一場災難的開始。

小型公司的員工旅遊，從來沒有跨出台灣的地圖，遊覽車的四個輪子在島嶼上到處爬行，穿越幾個名稱陌生的收費站，夏季墾丁，冬季太魯閣，始終抵達不了姊妹們口中的理想聖地；有些城市的氣氛太過羅曼蒂克，並不適合和同事一齊前往，她們內心倒也十分明白。

旅行中的夜晚，總有一段奇異的時刻，坐在光亮熱烈的營火旁邊，平常打招呼問好都有些困難的同事，姿態也變得柔軟客氣起來，甚至為對方盛裝熱湯吃食，我很清楚這只不過是暫時的風景，即使眾人牽起手對海洋或山谷吶喊不見不散，隨著太陽升起、假期結束，這些聲響如同無法播放的黑膠唱片再也聽不見旋律，也像一齣散場的新浪潮電影，細節與結局的真相藏在難以被記起的回憶岩縫。

黑暗裡，敷著白色面膜的幾個女生向手機彼端的情人通話，我則專心清潔帳篷內部，為火堆補充木柴枯枝，事實上連蘋果都發現我的手機很少響起，她說我使用的是大嬸方案，在超市的折扣時段打開計算機，跟每日睡眠計時的鬧鐘功能。

我不置可否回應，在報表檔案以外，私生活仍脫離不了數字的運算，也是某種形態的始終如一。

固定的餐館、通勤路線、健身中心、休息時間，蘋果指著結婚多年的經理跟依偎在旁的妻子與家眷，示意我的作息和中年人毫無相異，再指向枕頭邊裝滿雙份黑輪和甜不辣的碗公，叫我女子漢。

女子漢，一個融合陰性與陽性意識的詞彙，如飛翔穿梭於性別疆界的跳傘員，因測量失誤，最終迫降於尚未開發的荒原。

確實，我是公司內唯一扛起鋁梯去換燈泡的女性，和男性組長各自推著一台疊滿印刷品的貨推車也手腳麻利、毫不遲緩，至於電腦主機和抽屜縫隙偶爾竄出的蟑螂，拿出衛生紙單手一拍，跟其他人在網路購物商城拿出拍賣槌子下標項鍊洋裝般輕鬆且毫無負擔。

我只是不想活得那麼狡猾。

充滿雨水的季節裡，密集的報表檔案就像發霉的牆壁令人感到鬱悶喪氣，睏意像屢屢靠岸的海浪，規律拍打著疲憊的神經，在下一次呵欠來襲前，我伸出困惑又顫抖的食指，指向蘋果的社群頁面，詢問那些畫面為何總是跳出許多全新的演藝資訊、舞台劇節目，連歌手尚未發行的單曲也能順利收聽。她走到我的電腦前，「卡通漫畫俱樂部、美食團購、台北文昌宮點燈電子系統……」以俏皮的語調刻意字正腔圓地念出我常瀏覽的幾個粉絲團。

窗外突現的閃電與雷擊使蘋果反射性將身體靠近座位內側，空氣中充滿著一種水果般新鮮甜膩的香氣，我意識到這是自她臉頰或耳朵部位所飄散出的氣息。

在香氣瀰漫的幾秒鐘裡，我隱約感到自己似乎並不介意被洩漏私人嗜好，而她提醒我不要小看虛擬的網路世界，在雲端光纖以外，系統其實不停地記錄使用者的習慣。

就像蒐集暗戀對象的個人檔案，她說。

那刻我恍然大悟，這是一個種瓜得瓜的程式系統，它已自動過濾個人毫無興趣的菜單，提供自己喜愛的佳肴；蘋果回到隔壁座位整理起她的長髮，不禁慶幸她沒再將滑鼠游標向下滑移，虛線以下的四個大字「月老銀行」，差點就從縫隙中流竄出來。

我並不是那種需要倚靠神明指示人生去向的類型，對於月老銀行也始終把它當做凡爾賽玫瑰之類的動畫，誰教他們總是以漫畫般的夢幻造型做為訪客首頁呢。雖然這個組織在街頭發放宣傳單，上面印有實體公司地址，媒體也不乏討論介紹，理應未與斂財詐騙勾結，但我始終以為在月老的笑臉後頭，肯定隱藏著謎樣的社交陷阱，那只是張虛假的面具，掛著月老、邱比特、維納斯……等等的暱稱，在虛擬的姻緣銀行裡，他們化身理財專員為曠男怨女服務，如同販售投資基金，將手邊的案件標的暗暗推向一知半解的顧客面前，而女神跟俊男尚未降臨，顧客的帳戶已被提領一空，留下無法兌現的愛情合約。

學生時期的交往對象，婚前在社群上傳的貓狗、美食、戀人的照片像被清潔隊或搬家公司一掃而空，換成懷抱嬰兒和對方家長切蛋糕的全家福，影像一旁則標明簡短的文字描述：「可喜可賀」，網頁下方有將近百人給予關注和讚的鼓勵，我則回應：「看來你們適合跟公婆一起住。」自此，我們就鮮少聯繫了。

業務組鑽研起女人最理想的結婚年齡，究竟該落在哪個歲數區間，她們搬出美國調查、英國研究、澳洲分析……最終還是回到台灣輿論的原點，而我一邊按著遙控器看午間新聞，聽她們幾句不離買房、婆媳、懷胎三大話題，預備拿出抱枕，從這群近似雞鴨的鳴叫裡逃開，午休顯然是結束辦公室話題最好的方法，電燈熄滅，雙眼閉上，她們也安分地回到各自的小方格內老老實實待著，即便在關燈之後的寧靜裡，偶爾會傳來一陣密集的悶笑聲，我倒也不那麼在意。我總是將臉深深埋在印有卡通圖案的柔軟抱枕裡，那些聒噪的言語聽來便顯得模糊又遙遠，有時就像小丸子的心事一樣，幼稚與不可取。

公司的地下室，光線非常幽暗，無人使用的蒸飯箱是被遺棄的寵物，孤單地蜷縮在樓梯轉角，從日到夜默默感受香菸的煙霧氣息與伴隨菸事散開的八卦流言，有回我從櫥櫃搜索著拖把和水桶，準備替打翻咖啡的蘋果清潔善後。幾個男同事聳起雙肩，圍繞成群地發出笑聲，我聽見幾個年輕女員工的名字，他們似乎以通訊錄名單玩起「瘋狂二選一」的遊戲。

一陣渴意自乾燥的喉嚨深處傳開，我拿起拖把，逃難似地搭乘電梯往上層移動。地下室是充滿祕密的洞穴，在布滿灰塵的牆面，能挖掘出人的心思和心眼，平常隱蔽的悲哀或快樂，以及個人取向，也在嬉鬧中過分輕易地流瀉出來。

跨年夜裡我獨自搭乘捷運去看煙火，列車上的隔壁座位持續到終點站都空蕩蕩的，情侶們寧可拉著手或搭肩靠攏，也不選擇坐在陌生人的旁邊。

廣場前擠滿販售消夜的攤販和席地而坐的市民，幾組家庭的嬉鬧聲跟食物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那些夾雜挨罵與歡笑的声音，使我想起童年時期母親強迫自己吃下苦瓜、青椒等號稱健康的蔬菜；她從不給予心理建設的時間，命令表情痛苦的我趕緊將食物吞下，我只好想像它們滑過食道時轉換成別的味道與形狀，此後，也一直努力嘗試，去切斷名稱和恐懼感之間所有的可能連結。

關於切斷的故事，聽說在危急狀況下，蜥蜴或蚯蚓可憑藉切斷尾端來延續生命，牠們割捨身體某一部分的重要特徵，以生物的演化邏輯來說，似乎十分合情合理。是夜的夢境裡，母親化身斷尾蜥蜴從家屋逃出，我在黑夜裡撿拾起被遺棄原地的尾端，而那尾巴卻違反生長秩序和生物原理，遂自變長變大，映現出一張父親愁苦的臉。我掀開棉被自汗水裡甦醒，卻從鏡子內窺見自己哀戚的表情。事實上，母親留

下的並非可怖的獸類尾巴，而是衣櫃內許多款式淑女的裙裝，那些我從不曾穿上身的裝扮，源自對她日日年年的思念。

再度光顧紅樓餐館，是和會計小姐、資訊人員一起，店內已不見飯麵滷味等中式菜點，強盜般外形的老闆隨店家招牌消失去向，同店址重新裝潢成便便體驗館，並非販售人類或貓狗等實體糞便，而是將焗烤、燴飯、義大利麵等餐食裝載在馬桶造形的容器內。我們坐在吧檯旁的位置，隨意點了份海鮮焗飯，上餐時才發現服務生穿著純白色的蓬裙，是個看上去未滿二十歲的年輕少女，她的雙頰也是粉紅色的，但那抹暈紅顯然是腮紅下手過重的結果，和蘋果截然不同。

離開吃大便餐館，不，便便體驗館時，會計小姐不停在我面前描述資訊人員的戀愛經驗，讚美他的單純與老實可靠，並以勸告夾帶些許威脅的口氣叫我不會活得那麼神祕，逞強的性格無法獲得任何好處，偶爾和大家打成一片不是也挺好的嗎。其實我對他並不是那麼反感，如果他能不把從鼻孔抽出來的手指直接塞入耳朵縫隙的話，至少可以介紹給我的表妹或者新來的另一位女同事。他們還可以一邊體驗大便餐點一邊約會。

這些話終究沒說出口，被逆流的胃酸吞噬，再度下滑回到體內的某個角落。

不久的以後，蘋果也離職了。

過年後，我前往烘爐地拜拜，向神明求發財金，在抽籤詩的籤筒旁發現她，問我租屋處的詳細地址，要寄婚禮邀請卡來。

雙人座位即使相交相連，也無法網綁彼此的命運，終究是不交心的緣分。彷彿小學時期被隔壁同學以鉛筆畫下分隔線，你一邊，我一邊。

桌前的報表檔案仍如山丘般連綿不絕，在業務人員的喧譁聲裡，我打開月老銀行的社群網站，試圖搜尋像蘋果一樣散發粉紅色光芒的物件。她的打卡出勤表、員工餐廳剩餘的兌換卷、相約去過的咖啡店名片，都安靜地躺在我的抽屜裡層，如墳墓之中永不甦醒的睡眠，一個深深的黯淡的夢。

出差回國的經理帶來日本蛋糕卷，大家一窩蜂湧向門口迎接熱騰騰的手信，而我還留在座位，坐著搖晃的椅子，進行著不知終點與去向的旅程。